





本期作者介紹：

- 費孝通 清華大學教授
- 樊弘 北京大學教授
- 樓邦彥 北京大學教授
- 栗寄滄 農民銀行北平分行副理
- 佩沁 本刊上海經濟記者
- 勞榮 大公報記者
- 吳吟 清華大學教授
- 城北 大公報記者
- 黎晞紫 大公報記者
- 陳小文 復旦大學學生
- 張尙之 美國新聞處譯員
- 郭根 益世報總編輯

國策在動

魏德邁特使走後，他的演說和蔣明子政府的刺激是不可想像的。於是在本月十六日，孫副主席再度對合衆社記者發表了一番驚人之論，而其論調竟與上次的完全相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劇變。

他說：「中國政府在獲悉魏德邁向杜魯門提出報告內容後，將研究中國與美國聯合有利抑與蘇聯聯合有利問題，從而決定外交政策。若中國被迫傾向蘇聯，則政府與中共勢必能獲得一和平解決。」又稱：「蘇聯目前對華政策，乃建築於恐懼上。蓋美蘇間一旦公開衝突，中國將站在美方。若中國不與美密切聯繫，蘇將對中國採取友好態度，因彼欲使中國成爲友善隣邦，但不願中國與另一有成爲其可能敵國之強心聯盟。故中國必須在兩強之間掙扎，使其自身能適合於目前，以及不久將來最有利地位，世界各國並非爲感情而締結同盟，每一國家皆考慮其本國之民族利益，爲其最重要之點。」末謂：「如蘇聯真止履行中蘇條約，並充分表示其友誼，可使中國重行考慮對蘇

態度。」但最後又作一轉：「政策之轉變，正等待魏德邁報告之提出，此有待於美國自作決定，中國不能異此徘徊。」

這番談話，用意至爲明顯。翌日，華盛頓報紙載稱：「消息靈通方面相信此威脅，乃欲美對經濟援助中國作有利決定。蓋魏德邁返美提出建議後，將於一個月或六星期內將定一決議也。倘中國果具有此一意見，則乃係一種天眞努力，要知美國乃深知中國決不能與蘇聯接近，而南京唯一國際希望則在華盛頓也。」而上海大美晚報則以「禮貌的國際竹槓」爲題，謂孫氏意在以中國寄於拍賣行，美蘇兩說，誰出高價，誰即能買得，而革新派健將武隆陳氏亦稱：「美蘇對立已趨明顯，我與魏德邁談話時，魏即言明，現世界僅存有美蘇兩大國，蘇聯甚願世界混亂，則擊敗美國之領導，國民政府無法與之合作，故孫科遺記竹槓敲不着美國。」



同時上海蘇聯領館表示：孫科前曾「肆意毀謗蘇聯一度偽裝爲其友人之蘇聯」，並「託蘇聯威脅中國，以爭取美國迅速援華。」意思是說蘇聯對孫氏的話是不予置信的。

這樣，美蘇雙方以及自己國內對於孫氏這番談話，找不出一點同情的反應。二十三日世界日報載有南京專電，說：「政府人士頃向外國記者表示：中國外交政策並未改變，且亦無意於此。外傳美若不從速援華，我將被迫親蘇之說，絕對不確。目前問題，感爲美未來援助將附帶「監督」條件之性質如何。吾人堅

不反對正當監督其項用途，但對監督觀念則表憤慨。望美人了解中國人民此種心理。」

這幾句話頗有畫龍點睛之致，孫副主席之用意乃在於此。

兩大之間

對日和約，自從美國倡議取消四國否決權，而代以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以來，因蘇聯堅決反對，即陷於僵局，迄未能打開。這次因聯合國大會之召開，美國原計劃即於同時召開十一國會議作初步之會商，但因蘇聯不變初衷，我國也因切身利害關係，在對日問題也不主張廢棄否決權，於是美國的一廂情願的辦法竟受一挫。

緊接着孫副主席的談話之後，王外長於十八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聲明我國外交立場。同日並接見合衆社記者，氏稱：「中國將與蘇聯一致，拒絕美國所提立即召開十一國對日和會之邀詞。」並謂：「中國不得不拒絕美國之計劃，其理由與蘇聯拒絕者相同，即由於美國之計劃並不包含四強否決權也。中國與日本作戰最久亦最艱苦，故不能不攜帶保障其利益之某種防衛工具出席和會。」

同時，參政會駐委會連日在南京集議，決定了十五項對日和約的建議送政府參考。其中最重要的是兩項：(一)對日和約，仍應由中英美蘇四國先行商討，(二)對日和約之商討簽定，不得涉及否決權之修改。

這樣，美國自然會想到這是中國對美的一種姿態。與此相配合，南京又突傳邵力子使蘇及蘇大使彼得羅夫返任的消息，一時對蘇之風大吹。於是華府傳來消息：過去一週內中國立場之堅定，乃使中美兩國有舉行協商，以圖對該問題獲得若干同意之必要。

外次劉師舜於二十二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謂中國外交將不偏不倚，決不作任何偏附庸。對於否決

權是反對取消的，但贊成限制運用。這次張羣院長來粵說也有此種表示。對於否決權也主張限制過度使用。說這樣可以調和友邦間的意見。這話氣比之孫科還多。

### 打虎運動

粵省國會合併，集中力量，政府更表示整頓吏治的決心，陳誠去東北以及軍紀吏治督導團的在平成立，對於肅清貪污上正在作最大的努力。

蔣主席於十六日手令全體將校，嚴禁營私舞弊。兩廣州兩個特派接收大員即遭死刑的判決，這實在是空前的。緊接着，廣州兩任直接稅局長先後被扣，江蘇監察使更公佈了上海三大貪污案件，一是行總高級職員自副署長李卓敏之下集團貪污；二是郵傳局自局長徐繼莊以下共同舞弊，三是直接稅局長樓國威以下夥匪索賄。

在督察團範圍的短短幾天內，所接告密狀已達五六百件，大多是與偽偽產業處理局有關。處理局好像一旦變成一個貪污機關了。而其他接收時代之飛來人物十九都成了告密的對象，連日北平盛傳要打一隻大虎，雖未披露姓名，但千夫所指，誰也知道他是誰。恰巧在這種時候，張聚院長飛來東北與平津，大家都知他是政學系的首腦，而政學系偏偏在這種時候，繼台灣之後，又在東北垮台了。傳說陳總長接收東北行轅的時候，連張沙法都找不到，陳總長的憤慨是盡人所知的。

現在天津自治協進會把前任市長張廷謨告下了，說他在接收之初，盜賣天津市日人所遺唯一最大倉庫，其中所儲糧食足供全天津市民三年之用，約合法幣七百餘萬。

苛政猛於虎。老虎不除，政治休想上軌道，然而遺憾的是這老虎還沒有打瘦一隻大虎，更何況計劃中所打的虎，統統已經是落水狗了呢。

### 宋子文「捐官」

在黃金潮時代成爲報紙攻擊的對象，尤其是傅斯年曾放炮目標的宋子文，現在又成爲若干報紙打靶的標的。這時候，又適逢政府發動打虎的時候。

原來宋氏下台後，小息幾月，靜極思動，先來捐

輸五千億之鉅款，藉圖和緩空氣，乃報紙正在恭維榮門慷慨解囊的時候，他突然被任命爲廣東省政府主席了。

於是朝野大譁。

有的說行政院表決時是九對八票，僅以一票的多數勉強通過，而中政會則拒不予以追認，監察院也請求政府收回成命，各方都說這「官是「捐官」，有失政府威信。此間世界日報即連日著文大罵，說此舉可能被人誤解爲獻金捐官，而懷疑他將捐出去的錢又從富庶的廣東拿回來。

另一種說法，以爲政府要宋子文主粵，一方面是仗他理財的手段來阻止粵港之間的走私之風，蓋香港現在已成爲走私的大本營，不論是金融或物資，政府所感威脅極大。一方面則想藉他抵制李濟琛在港粵之間的潛勢力。政府既力排眾議，想必這一顆棋子一定下的有道理的。

### 戰局的變化

這半個月內，戰局有很大的變化。政協以來，華中和華南已經沒有了正規的八路軍或新四軍的。但這次劉伯誠部越黃河南下後，遍擾皖鄂，甚至偷渡長江，已經與皖南土共合流，攻陷歷縣，這是皖南事變前新四軍的根據地。

另外可注意的，是彭德懷部在陝北，陳賡部在豫西，陳毅部在魯西的行動，另據世界日報稱陽電，則傳說已久的共軍在關外的第六次攻勢已由熱境之進犯遼西而啓幕，現在綏中和錦州已爲戰火所掩蓋，如此戰火已越燃越烈。戰爭的範圍益趨廣大。

國軍的攻勢仍以山東半島爲主。這半個月內，國軍分路向煙台一隅進迫，同時空軍大編隊不斷轟炸，海軍亦隨時助戰，在海陸空三軍進迫之下，據世界日報二十六日訊，自國軍收復棧橋後，號稱七八萬之殘共已大部退入該縣境內遼瀋嶺山。

### 聯大拔河戰

聯合國第二屆大會已於本月十六日在紐約揭幕，在這第一週中，兩巨頭之美蘇代表分別發表演說，針

鋒相對。據中央社記者報道：使世界愕然失色之美蘇外交「拔河戰」宣告開始，其他會員國正在選擇加入何方。

馬歇爾首於十七日發表演說，大意在嚴格限制否決權，並正式建議設立五十五國之駐會委會，名之曰「和平安全臨時委會」以監督世界與安理會。此外即直率將世界紊亂之大部責任歸咎於蘇聯。

翌日蘇代表維辛斯基立即還以顏色，痛責美國之政策爲破壞聯合國，並煽動對蘇之第三次世界大戰。維氏要求「以法律取消戰爭宣傳及加速裁軍，包括毀滅所有美國貯存之原子彈。」維氏並明白指出九名「特別好戰者」。同時莫斯科報紙稱：馬歇爾之建議成立駐會委會，意在取安理會之地位而代之。實際上是推翻聯合國，推翻憲章。

中央社記者對這一幕舌戰有所分析，他說這次大會最大的爭執點乃否決權問題，蘇聯因感「同道」不多，所以熱切保衛其在安理會中之否決權，蓋依據憲章，安理會爲聯合國最高機構。美國因知難於修改憲章，即是不能取消蘇聯在安理會中所享之否決權，所以別圖打算，借議另設一個終年工作之駐會委會，使之與安理會平行，實際上就是取而代之，用以處理一切國際問題。這確是變相取消否決權的一個巧妙辦法。

法代表皮杜爾演說，則強調調和和美蘇衝突，願取得折衷辦法，他說：「世界分爲兩大集團後，對法國頗屬不利，故須努力防止此種分裂。」  
綜計一週來之決議案，蘇聯所反對提出討論之：(一) 研討否決權案，(二) 朝鮮問題，(三) 設立駐會委會案，(四) 希臘問題均已移通過列入議程，我國均投票支持美國建議。

由這開幕一週的情形看來，正如美代表奧斯汀所說，美國必欲改組聯合國，美蘇妥協希望極爲渺茫。

# 中秋時節·歐美之間

費孝通



杜魯門從南美洲回到白宮，而臨着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國內物價飛漲，尤其是農產品，一是西歐經濟合作會議已經通過復興計劃，把報告書送到華府；乞援二百二十四億四千萬美金。——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美國必需決定今後相當久的一個明顯的政策了。但是目前主要問題却並不在怎樣決定，而是杜魯門是否能採取任何決

定性的政策，還是再拖宕下去！

依我們在報章雜誌上可以看得到的，在決定性的關口上，美國內部各種不同的見解爭執得很利害。又因為杜魯門能力低，取不到領導地位，在華盛頓官場內，引起了相當複雜的風波。這類風波本是何政府在任何時候都免不了，不過這種風波如果沒有果斷的領袖駕御得住，很可能使政府一時得不到一貫的政策。

在目前的階段上，美國的國務院、財政部和商業部之間的歧異相當大。不論最後的目的怎樣，馬歇爾是想及早安定歐洲的經濟；東歐不參加，就先從西歐做起。他的方針似乎是承認英法在西歐經濟復興中的領導地位，因為這極可以減少美國在歐洲的政治責任。世界局面不致更形緊張。而且，如果不這樣，英法在內的左翼勢力可能藉題發揮，構成不再是「馬首是瞻」的西歐集團，美國的地位因之將陷於孤立。這並不是過分的猜測，英法在經濟上依舊保持着向東聯繫的可能，最近英國政府的減低向美購買的計劃，以及隨時可以恢復的英蘇談判，使主持外交的國務院不能不小心從事。

但是史奈德和哈里曼却不是這樣想。史奈德在英國的名聲很不好，不少雜誌指名的批評他，叫他是「小木經紀不登大雅之堂的米蘇里小銀行老闆」。這可能是因為他在馬歇爾演說之後，一貫的表示無意向歐貸款的意思，觸犯了英國人，所以奚落他；但是這位手而緊縮的財長，對於大時代的意義不太明瞭是很可能的。他的路線是杜魯門的路線。杜魯

門在做總統前是以省儉出名。他做副總統時，特地放棄華萊士堂皇的辦公室，縮進一間小小的房裏，表示節約。小地方出來的土財主樣子，很得普通美國人的激心。物極必反，羅斯福的大刀闊斧，霍浦金斯的化錢本領，走到極端，反其道而杜魯門和史奈德。

在史奈德心目中貸款給人是損己益人的勾當，至少也得麻煩債戶一下，心裏才痛快。何況，他要維護大商人的利益，減輕租稅担負（在美國的，到現在還未實行着累進直接稅的），國庫的支出少，有錢人担負可以減輕。外國要借錢，向私人銀行去借，大財主可以放高利貸，要求有利條件。不但如此，在史奈德一般小地主出身的銀行家，對於社會主義偏見很深（不要以為美國當部長的都是有學問的人），他看見英國實行那些國營政策就頭痛。他同意馬歇爾的援歐政策，在這些短見的人看來，去維持社會主義的英國是沒有理由的。

哈里曼的商業部已經不再是前任華萊士時代的商業部了。他是美國大企業獨占大王們的經紀人。自從德國投降之後，大企業家一刻不停的在德國和原有卡迭爾（托拉斯）勾結。那時財長是摩根索，他是主張解除德國經濟武裝的。摩根索和希特勒是冤家，一點不肯放棄。商業部是華萊士，和財部主張相近，至少是決不肯扶植德國卡迭爾的。可是現在的這位財長和商長却完全不同了。哈里曼和大企業的關係是大家熟知的。大企業給他們經紀人的任務是佔領歐洲的工業，更具體一點，是佔領歐洲工業基礎的魯爾。

哈里曼到英國去了一趟，他發表談話說，如果美國出資援歐，有優先權的不是英國而是德國。同時美國占領區的克蘭將軍却發動了提高英國工業水準的計劃。他們想國內的阻力已經解除，可以放手做去了，不想却受到了英法的「不能同意」，一時又放不開手。

「好罷，」史奈德在美國說話了，「我們本來無意貸款呀！」這是一吹一唱的把戲，目的是想從英法手上奪取魯爾。英法不肯放手，馬歇

爾計畫被美國國會擱置了，這是一夥所做之事。

杜魯門一面批准了馬歇爾的援歐意向，同時又答應了國會領袖們在明年春季前不召集特別國會。如果國會不在今秋召集特別會議，馬歇爾投歐計畫會「過時」而無效。今年冬天歐洲的糧食和燃料都不够自足的。大企業勢力要逼馬歇爾同他們走一道路。他們的武器是「不召集國會」。這自然不是空論，是有條件的。馬歇爾也明白。

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華盛頓專電：「僉信馬氏已將為求避免本年冬季慘酷飢寒所需之對歐補宜經濟援助問題，向杜氏提出詳盡報告。馬氏曾表示需要召集國會特別會議，以便批准此種經濟援助。惟杜氏則一向認為無此必要。至於杜氏如何決定，大抵將視馬氏之建議而定。」

美國不會坐視歐洲在今年冬天凍餓成災的，他們知道成災的政治意義是什麼，烏克蘭的糧庫隨時會向歐洲開放。美國的裝腔作勢，是政治條件沒有講妥。

英國肯放棄魯爾讓大企業獨占勢力重在歐洲立足麼？那將是工黨政治的自殺，二十四日倫敦廣播：「英國當前經濟計畫，主要內容為準備發展出口貿易，至明年末使政府收支平衡，英農業工業運動與巴黎會議對馬歇爾對歐計畫是否符合。英國決不待馬歇爾計畫結果，亦無論美國是否援助，英政府決定實行其本身計畫。」——這說美國援助固表歡迎，但是並不把外援視為必需的條件，本身還是可以努力渡過難關的，消息是發佈在英國拒絕美國在關稅談判里所提的條件之後一天。

二十三日中央社倫敦專電：「在日內互所舉行之關稅談判實際上已告停止。而美國仍要求英國在兩年之內修改其帝國優惠制；而英國則堅持在恢復帝國繁榮之前，不作任何讓步。」——英國已告訴美國：政治條件的最後防線已到，貸不貸款，由你決定罷。

英國能這樣硬一下，不是毫無把握的。一方面，他正在聯合西歐國家，借口金元荒，把美國所定的貨凍結起來，而且宣布減少向美購貨的計畫，這樣使美國輸出業受到打擊，使他們轉過頭來去擁護馬歇爾的投歐計畫。輸出業的停頓是會引起嚴重的經濟結果的。美國目前情形實在不易承受還有關出產總額十分之一輸出量的突然下降。

美國自從物價管制取消之後，已走上通貨膨脹的路上。初期的結果

是表面的繁榮，利潤率的提高，購買力逐漸降落，和生產的停頓。官方宣布的物價指數是比去年此時增加百分之二十，比戰爭結束時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糧食和鋼鐵繼續在漲。九月中旬漲風極盛，已迫得杜魯門不能考慮對策了。

物價漲，利潤也漲。今年春天三個月裏比去年漲了百分之四十，比一九四五年戰時最高利潤記錄高出百分之八十二。這表示了財富的集中。付去賦稅之後，在一九四三年，企業公司總利潤是一百億元，戰時最大的數目；而去年却增加了一百二十億，今年的增加率如果不變，到年底將是一百七十億，這是空前的！世界在鬧窮，而美國幾個大企業家却這發財！

每個人的平均收入却在下落，比了一九四四年已低了百分之十，農民的收入自從去年十月起到現在下落已超過百分之十。這下落並沒有直接表現在購買力上，因為他們有儲蓄可以動用。私人儲蓄從一九四四年來已減少了三分之二，（一九四四年是三百五十億，一九四七年祇有一百十億。）消費者的貸款却漲到了一百億，一九四三年祇有五十億。

生產總量在過去一年中減少了百分之十六，比之戰爭結束時反而低了百分之一。如果按月去分析，自從三月份起到現在已下跌百分之二，依一般預測還可能下跌，至多不過維持現狀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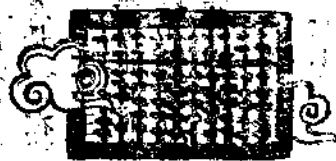
漲得最快的是商業利潤，次之是物價，購買力不見漲，生產力已經下落。在這種情形下，國內的市場很不易維持這表面的繁榮了。過去是農輸出，全都生產的十分之一的輸出一直在支持這快速進入不景氣的經濟。對外輸出最主要的是糧食。糧食的生產因為戰時需要增加，大為提高，今年又是豐收，而糧價却還在上漲，那是因為全世界都將成爲美國農產品的市場的緣故，但是如果歐洲沒有金元來買美國的糧食，一旦這句話成了定局，美國的糧食就會大落價，形成農業危機。——這可能是不景氣的序幕。

英國明白美國有這經濟上的弱點，於是擺出借不借由你的態度來了。天氣快冷了。這是我們的中秋時節了。歐洲嗷嗷待哺的人民並沒有以馬歇爾計畫書餅來充飢的心情。他們是必需在冬天到來前決定他們生存的法。意大利的政潮已開始了歐洲秋季風雲的前哨戰。——但是美國內部利益的歧異似乎還沒有到決定他們政策的時機。

# 黃金與世界經濟

粟寄滄

## (一) 從英國貝文外相的建議說起



美國真不愧為一個「多金國」，全世界的金子幾乎有百分之三是在她手中的。美國因為存金太多，所以特別在距離紐約約六百英里的「諾克斯堡」(Knox) 建築一個極其堅固的金庫，將黃金鑄成每方重四百兩的金磚，儲藏其中，以策萬全。據估計，美國現擁有價值二億美元以上的黃金，其中約有一百二十五億美元是存在諾克斯堡大金庫中的。在這普遍警着「金元恐慌」的世界中，諾克斯堡存金之引起各國的「覬覦」，那是很自然的。據日前報載，英國外相貝文在英國職工會年會上發表演說建議美國重新分配諾克斯堡的黃金，以謀恢復世界經濟。貝文外相的呼籲業已給予世界一大衝動，美國人聞之尤為驚惶失措。美國的報界指責貝文的建議為「惡作劇」，而美國官方更斥之為「詐欺取財」。不啻美國的反應如何，世界黃金的分配不均或偏在 (mal-distribution) 確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一大問題。要解決這個偏問題，必須說明世界黃金的生產情形怎樣？黃金為什麼都流到美國去？美國集中了這許多黃金對世界經濟有什麼影響？今後應該如何加以運用？

## (二) 世界黃金的生產狀況

在美國未發現金礦以前，世界黃金產量不多，年僅二十萬兩，十三世紀時，年產約三十萬兩，十五世紀約六十萬兩，十九世紀美澳兩國新發現金礦，產量激增，年達五、六百萬兩。迨二十世紀初，每年金產已超過千萬兩以上，此後產量繼續增加，至二十年代每年約二千萬兩，就中南非洲佔半數以上。一九三〇年以後，一般人均認為黃金產量將停止增加。經濟學者如 Coase, Snyder, Kitchen 等研究世界黃金生產之增加率，認為每年應達百分之三，始能與世界經濟發展之速率相配合，而

物價方能維持穩定。但自一九一七年以來，黃金之增產率常不及百分之三，因此金本位難於維持，而世界物價將有下跌之趨勢。然自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後，各國先後將金價提高，例如英國在金本位時代，標準金每盎司值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最近提高至六鎊以上。美國舊日純金價每盎司為二十六元六角七分，一九三三年後提高至三十五元。金價之提高，足以增加產金利潤，亦即所以刺激黃金之增產。世界黃金產量在一九二六年不過一千九百一十餘萬兩，一九三五年激增至二千九百九十餘萬兩，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平均每年為一千九百四十餘萬兩，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每年平均增至二千五百八十餘萬兩，一九四一年更激增至三千六百七十九萬兩，蘇聯產量尙未計入。假定目前全世界黃金產量年為四千萬兩，以每兩等於三十九美元計，則今後全世界之金準備可增加十四億美元。

## (三) 黃金是怎樣流到美國去的？

自從第一次大戰以後，尤其是自從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以後，世界黃金不斷流入美國因而造成了黃金偏在的現象。這我們從下表看出：

美國進出口黃金總值表  
(單位1,000萬元)

年份	出口總值	進口總值
1930	115,967	396,054
1931	466,794	612,119
1932	809,528	363,315
1933	366,652	143,197
1934	52,759	1,486,671
1935	1,960	1,740,979
1936	27,531	1,144,117
1937	46,020	1,631,523
1938	5,889	1,979,458
1939	508	3,574,659
1940	4,995	4,749,467
1941	64	982,442
1942	102	315,780
1943	32,855	101,793
1944	759,228	113,836
1945	199,959	93,720
總計	3,090,814	19,175,130
入超	16,084,216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短短的十六年中，黃金之流入美國者共達一百六十億美元之多。美國黃金的貯藏量，逐年激增，至一九四一年而達最高峯——二百二十七億餘美元。近年美國存金稍減，有流向中南美者，有售與東方國家者，現存約二百億美元。茲將最近十年美國黃金貯存量列表於左：

美國黃金貯存量表  
(單位百萬元)

年份	金準備額
1937	12,760
1938	14,512
1939	17,644
1940	21,995
1941	22,737
1942	22,726
1943	21,938
1945	21,065
1946	20,529

世界黃金流入美國的原因，第一是由於美國擁有龐大的國外投資，每年可以獲得鉅額的利息股息及紅利收入，據 G. N. Leach 的估計，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美國海外投資總額僅祇十五億美元，到一九二九年激增至二百五十七億美元。在經濟大恐慌時期，頗有減少。據 M. Patti 估計，一九三〇年時美國在海外的長期投資減為一百五十四億美元，短期投資約為三十億美元，兩者合計約為一百八十四億美元。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八年十五年中，美國所獲利息股息等正式金額達八十億五千七百萬美元之多。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美國海外長期投資與財產又增為二百二十六億三千二百萬元。在戰爭期間，除和借法案外，美國資本的輸出，所增不多。可是停戰以來，美國對外貸款總數已達一百五十億美元（據美國預算局最近的報告）根據各種資料，美國現有國外投資總額約達四百億美元，此數約相當於一百億英鎊，而英國在資本輸出的極盛時代（一九一三年），海外投資總額亦祇有三十七億英鎊，今日美國之富，可想而知了。

世界黃金流入美國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國對外貿易之大量的出超，據估計美國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之出超總額共達三百九十億

美元之巨。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是「世界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對外輸出增加至鉅，計一九四一年達五十億餘美元，一九四三年達一百二十八億餘美元，一九四四年更達一百四十一億餘美元，一九四五年減為九十五億餘美元。一九四一年各國復員救濟亟需美國物資援助，美國輸出竟激增至一百五十億美元，而輸入則僅約五十億美元。今年美國的輸出價值估計可能達到一百九十六億美元，而輸入只能達到七十六億美元，出超達一百二十億美元。

近十幾年來，世界政局動盪不安，各國黃金為求得安全保障，多逃避到美國這也是黃金集中美國的一個原因。

(四) 美國將如何利用他的黃金？

美國把價值二百億美元以上的黃金窖藏起來，究竟有何作用？有何利益呢？據美國財政部中人言：「此為美國金融制度之一部分，有這些黃金作通貨準備，可使人民信任，且可向世界各國表示，美國即使貿易入超，亦有黃金可以支付差額，方今世界各地，仍可接受黃金作貨幣（聯合國華盛頓九月六日電）。假如美國是孤立的，假如美國的經濟與其他各國的經濟並無密切關係，那麼，美國把它的黃金單純當作通貨的準備或支付貿易入超的手段，對於世界經濟是沒有什麼影響的。可是我們却知道今日的美國已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生產力的發展，已早超過國內市場所能消納的程度，美國必須擴大海外市場以謀消納其過剩的商品。可是現在世界各國大多寄着極厲害的「金元恐慌」，儘管她們對美國的商品有着迫切的需要，而美國也亟需對她們作大量的輸出，然而因為缺少金元和換取金元的黃金，也是枉然的。因之，美國與其把黃金窖藏起來，而遭受各國的「覬覦」，把它貨與各國作為穩定幣制發展建設之用，這樣既可裨於世界經濟的復興，復可藉此擴大美國的海外市場，緩和國內的經濟危機豈非利人利己一舉兩得的事？

# 論如何建設民治和有民享



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籠罩着全中國四萬萬人的希望和理想。共產黨不反對它，國民黨想實踐它，全中國的知識分子想促進它，甚至似富國家觀念的青年黨，和似近社會主義的民社黨，亦在誠心誠意的想完成它。可是，截至現在為止，這個共同的大願猶未能實現，有的說，這個還有待於真命人主誕生，此當然是不值識者一笑的。有的說，這要待於純粹知識的階級的執政，因為在這裏面，似乎好人最多。有的說，這須有待於外國統治，因為中國人簡直是沒有希望的了。……本文的目的便想給這問題一個具體的解答。

我以為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造，絕不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那樣單純，即凡相信知難而行的學說的，即可以負起這個重要的任務。假如中山先生的話是事實，那麼現在國民黨的領導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服膺知難而行的學說的人物，他們現且執掌中國的大權，宜乎中國現在已然有了一個三民主義的前途了？可是現在怎麼樣呢？說老實話，現在的坐吃空額的軍人，營私舞弊的官僚，妄自尊大的首長，和固積居奇的好商，幾乎無一不是相信知難而行的學說的人物，可也無一不是反三民主義的戰士。由此可見，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造絕不是一些徒然相信知難而行的學說的人所能勝任的了。這點我在「世紀評論」一卷二十二期上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這裏更不用着細述了。

而且這個任務亦非純粹知識分子跨上政治舞台所能為力的。為什麼不能，容後再行申述。現在我們單看事實便够了。在民國二十七年以前，純粹的知識分子跨上政治舞臺者少，彼時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造似乎還有若干的希望。可是自民國二十七年政府食都南京以後，汪精衛以禮賢下士的風格，蔣先生以拜師請益的態度，徵求國內賢達，入朝問政，一時北平的教授空虛，南京的學人雲集。舉其大者，如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翁文灝先生，當時便係中國的地質學專家。現任聯合國中國代表的蔣廷黻先生當時便係中國的歷史專家，現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先生當時便係北京大學的德文教授。……這即是說，在民國二十七年以後，在純粹知識分子中，有若干的教授都已跨上政治舞臺了。可是在民國十七年以後，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造尚不如二十七年有希望。由此可見縱令更多的純粹知識分子再行跨進一步，踏上政治舞臺，我看，除了在政府的宴會廳裏，多添幾個點綴品外，對於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造，必亦無所裨益。

但是大選而後的代表怎麼樣呢？現在政府豈不是在辦大選嗎？也許大選而後的情形要比現在好一點，任何人都作如此想。可是，這個想法亦未必可靠。因為中國在歷史上，並不是完全沒有實行過大選的。我們在民國初成立時，不是也會實現大選嗎？假令我們不健忘，我們應該記得在民國十一年出資選舉票於曹錕的國會議員或「八百阿羅漢」，大半都是自稱是「人民代表」麼？自然，這是軍閥時代的往事了，不必並論，但我們終想知道今回的大選怎麼樣呢？除非我們閉着眼睛不看著，我便敢斷言說，今回被選舉出來的一部分子，在某一點上，也許比那一次「八百阿羅漢」更壞。為什麼呢？因在這一次的選舉中，無疑的要混入不少的在對日抗戰八年中，混水摸魚發國難財的豪門和奸商。他們的品質能比那次被選舉出來的「八百阿羅漢」更好麼？不但不好，尚且更壞。更好的八百阿羅漢，且不足負建設新中國的任務，更壞的當然更不行了。現在在全中國各地報紙上，豈不是到處都在登載在某某省，某某地方



# 的三民主義和國

樊弘

，和某某巨公或爭國大代表，不惜揮金如土，一發便是二十億麼？假令他們果然被選作代表了，我便要反問，他們是人民的代表麼？凡讀歐洲政治史的人都知道，十八世紀的民主政治，是以城市中產階級為基石。今日英國的民主政治，是以勞工為基石。今天中國的民主政治是以被國難財的好商，豪門，大地主，並貪官污吏為基石，這不能稱做民主政治，只能稱做「財閥政治」。財閥政治越多，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前途愈趨愈遠。可是，我應特別的強調的說，我對於少數的開明分子去參加這次選舉會議，仍然是衷心同情的，儘管我不承認他們以杯水之微，能於車薪之火，有何效力。

純粹知識分子，知難行易信徒，將來國民大會代表，既均不足負擔三民主義共和國建國的任務，然則真正足以負擔三民主義共和國建國的任務的人是誰呢？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這樣：即凡具有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的資格的人必須具備下列二條件：（一）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必須與三民主義不衝突。爲什麼呢？因爲：

「從社會經濟的觀點看來，人的實際的行爲，在根本上，不受他所崇拜的理想或知識支配。他既不受傳統的知易行難的學說支配，亦不受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支配，而係受他的直接取得收益的方法，資本，土地或勞動支配，或間接取得收益的方法，如貪污，買辦，誣陷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者罪行支配。我的意思是說，人在實際生活的時候，無論他所崇拜的是什麼美妙的主義，他於不知不覺之中都要把這個主義來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配一配，如果這種主義對於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的保持和擴大是有幫助的，他便要用它。沒有幫助他便不用。如果它是有害於他的取得收益方法的維持與發展的，他便要怪它，恨它，欺它，侮它甚至要賊害它，至少，他也要對它施展一點陽奉而陰違的手段了。同時對於創造並力行這個主義的人，不問你是蘇格拉底或柏拉圖，耶穌或孔子，馬克思或孫中山，假令你在力行主義的時候，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的維持與發展有幫助，他便要認你爲他的很忠實的奴僕或領袖。反之，如果你在實行主義之時，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有妨礙，無論你是他的父親或兒子，丈人或女婿，他都要對你毫不客氣了。願拘則拘，願打則打，願宰則宰。至少他也要對你貌似誠懇而心則極狠毒了。歷代古聖先賢的學說之所以不能實行，原因在此。」

以三民主義來說，第一，在民主主義裏面，主要的目的，要節制資本和不均地權。這種目的的實現，直接的與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憑以取得地租，利息，和利潤的方法——土地與資本的積聚相衝突。於是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爲圖保持和擴大他的土地和資本計，他們勢必要被迫而與民主主義爲大敵。因此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便無積極擔任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任務的資格。第二，在民權主義裏面，中山先生極力主張以人民的權力來監督政府。這種思想在實際政治上的效果，便是要肅清中國的官僚階級。用具體的例子來說，就是要肅清中國政治上的貪官污吏。除非官僚階級是餓子，他們爲了保持他們的官階，於以魚肉鄉民計，當然亦必起而與民權主義爲大敵。因此，貪污的官僚亦喪失了積極建設新中國的資格。第三，在民族主義裏面，中山先生力言中國要爲人民所有。對外要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要肅清中國的買辦階級，於是買辦階級和其他帝國主義的工具，爲了維持和擴大他們剝削殖民地的利益計，勢必亦要被迫而與民族主義爲敵了。因此買辦的階級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工具亦喪失了負責建設新中國的機會。中山先生昔日所憧憬的民治主義，和民爭的三民主義共和國在今日的有些偽黨員的把持下，竟無一絲的生機，就是因爲他們個人的取得收益的

方法與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實踐相衝突。前車既然覆轍，後車必以為戒。所以我說，無論任何一人，假令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與三民主義的理想相衝突的，那末，他們便是三民主義的敵人，因此，他們亦遂沒有資格來領導建造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因為凡有資格建造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人必須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不是與三民主義立於對敵地位的人。豺狼與虎豹在歷史上從未有過自動的拔去他們自己的爪牙，而與什麼美妙的三民主義共生死的先例。

但我的意思不是說，凡是在個人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與三民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人，因為他們都是三民主義的敵人，都要拿起刀來，把他們一律梟首示衆，我從未有過這種蠢想，即「共匪」亦從未有過這樣的蠢想。我的意思只是說，他們沒有資格來作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義共和國的中流砥柱而已。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和社會科學的涵義上說，我們所要求的，只要他們能够服從三民主義的戰士，對於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施與的合理的限制而已。

但一人單是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與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設不衝突，尚不足以作新中國建設的中流砥柱。因為任何一個人，除非他是上帝，他在一方面假如有無上的政治的威權，可是在他方面却沒有一個超個人的組織的力量，來給他的威權以限制，那麼，他便要傾於濫用他的威權以自肥。依照同樣的理由，一個普通的老百姓，縱令他的個人的取得收益的方法與三民主義不衝突，除非他是上帝，假如他在一方面具有無上的威權，而在他方面，沒有威權來限制他時，他便要濫用他的威權以自肥。爲補救這個缺點起見，所以，任何一個在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與三民主義相一致的人，尚須彼此團結起來，遵守這種鐵打的紀律，而後始能負責建造這種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我的意思是說，單是中國的近代工人，小農，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尙未足以負建造新中國的責任，必須他們內中的進步的分子願意爲三民主義犧牲性命，並加入組織，遵守鐵的紀律，服從民衆的制裁，而後他們對於新中國的建造問題，始有可爲。

以此兩個條件作標準，我想大約我們可以衡量誰有資格來建造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了。我不敢說任何一個政黨有。我所

敢說的，就是凡具有上述兩個條件的就有，沒有具備的就沒有了。民社黨，青年黨，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個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呢？又誰個比較的好呢？請大家撲撲良心去解答。

以上是說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造必須有賴於合資格的或合條件的三民主義的戰士的艱苦卓絕的奮鬥。這點，我想已經把我的自己的意見表達明白了。可是單有這些戰士共同的努力尙不足負担新中國的建設的使命，尚須在國際關係上，有若干位有力的朋友，來幫助我們完成這個重大的使命。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言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爲什麼中山先生要說：「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呢？」這顯然可以看見，在新中國的建設的路途上，所需國際友人或友邦協助的重要了，但誰個是我們國際的友人或友邦呢？

依據同樣的理由，我以為這個友邦或友人亦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纔行：（一）須要在他的國民裏面占着支配地方的階層，其取得收益的方法與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設不衝突。（二）他必須不以希特拉自居動輒對中國發佈命令，而不顧中國人的感情並且頤指氣使，爲所欲爲。這即是說，他必須加入一個合理的國際的組織並服從這個組織鐵打的紀律，而且他的主要的行爲尙且必須經過這個組織才有效，或事後至少得要得這個組織的追認。爲什麼呢？因爲國家如同個人一樣，除非他是上帝，假如在一方面，他賦有無上的威權，可是在他方面，倘如沒有威權來限制它，那末，他也是要如同個人一樣必要濫用威權，沒有疑問。返觀十八九世民族自決的歷史，在最初的一個發展的階段裏都是自決的。可是在隨後的一個階段裏，便變成帝國主義去了。爲什麼以善意開始而以惡意告終呢？很簡單的一個原因，除了經濟的原因外，就是因爲沒有一個超國家的權力機構來限制他的原故。

把這兩個條件應用到實際問題上，我很懷疑美國是具備了第一個條件的。因爲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在他的國民中占着支配地位的階層其取得收益的方法與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的目的是相反的。我近來手中缺乏實際統計的材料，單從報章雜誌上得到許多的消息，即中國現存的這點些微的工業，因受中國政府替美國資本家所制定的匯兌傾銷的政

策的影響，中國的僅有的工業都立不住了。即以英國而論，英美該算是最親密的國家了，可是英國現在已在瀕絕美國的糧食入口了。因為美國限制英國的工業品自由入口，中國究比英國對美要疎遠，假如不幸美國的商品傾銷的政策與中國的工業立於對敵的地位，美國政府一定幫助美國的資本家而犧牲中國的工業，這恐怕是沒有疑問的。現在美國且在幫助日本了。日本工業為發達，對中國最無利益。可是美國堅持要恢復日本的心坎上。所以從占著統治地位的階層的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說，美國實在是有其備第一一個條件。所以，在新中國建設的路途上，美人或美國是否可以引為中國的腹心呢？我的答覆是：只能作一普通朋友，而不能作一腹心之交。

但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要與美國絕交。我的意思只說，除非美國已變成了一個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我們不可把他引為中國的腹心。但把美國作為我們的一個普通的朋友則可。同時我並不反對向美大量的輸入機器來增加中國工業的配備。因這於中國工業的發展是最要緊不過的了。

將這同一個原則應用到蘇聯上，我覺着蘇聯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與中國工業的建設倒是不衝突的。在這一點上，蘇聯實有作為中國的親密友人的資格。

但將這第二個條件應用到美聯和蘇聯方面，我因為對於實際的情形欠明瞭，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憑我個人的感觸，根據民主政治的基本的原則，我絕對排斥這種奴隸的信念，以為世上果有什麼公正無私的上帝式的國家，他在物質的利益上絕對不至於濫用他自己的威權以自肥，我決然不與世界上任何一國，假如真是懷有天下國家的理想，他必須以平等的資格與其他的國家，為了實現偉大的天下國家的理想結成一個合理的組織，並服從這個組織的鐵打的紀律，而且一國對於關涉他國的權益的計畫，必須透過這個組織，始能採取適當的行動。公團是打倒黑暗的武器，民主是妨礙侵略的武器。為了實現天下國家的理想，凡屬一個進步的國家必須在一方面努力為被壓迫的民族謀利益，在他方面，並且服從一種超國家的機構的大眾的意志的支配。必須要如此去做，然後可以縮短天下一家的實踐的過程，並足以糾正一國自己的盛氣凌人，頤指氣使，蹂躪人權和暴戾恣睢的准帝國主義的作風。

我很坦白地說，我是羨慕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方面。我認為他有作為中國的真正友人的資格。但我堅決反對蘇聯的紅軍，在他攻擊日本之時，有在我國東三省任意蹂躪中國婦女的權利，馬克思在草擬柯達綱領的時候，他的第一句就是說，世界革命如果要成功，必須世界的勞工能够互相親愛如兄弟。蘇聯的紅軍在我國東三省的暴行，十百

倍於北平美軍在北平關於沈崇一類的暴行。可是中國的進步的青年對於美軍的暴行會掀了全中國的反暴的運動，可是對於蘇聯紅軍在東北的非人的獸行，則多替他掩飾。這足表示全中國的青年對於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竟是何等的愛護。我很同情全中國的青年對於蘇聯的傾慕的熱忱。但蘇聯自己似乎亦應當反省，是否紅軍以一革命先進者的地位便向中國的諸姊妹肆意蹂躪的權利。從世界革命的立場上說，這確是違了馬克思的世界無產階級應當互相親愛為兄弟的原則。我沒有提出更大的事情，單獨指責這一個小點。我的意思只是說，任何一個國家不問他是社會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假如他對其他民族的權利，不經過過一個超國家的國際的組織，單獨依照自己的善意或權力來採取自由的行動，那麼，這一個國家必將傾於濫用他的自己的權力或善意以自肥而自娛。從世界革命的立場上說，我對於第三國際的解散認為是個退步，而他恢復，則是進步。

誰有資格來作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設的友邦呢？只有具備下列二條件者有：(一)他的占著支配地位的國民其取得收益的方法與新中國的工業建設不衝突，(二)他且能够加入並且透過一個超國家的機構，來限制他自己的權力的濫用，兼以保障其他民族的自由的權利。假令蘇聯在國際關係上能够更民主，那便是中國真正的友人了。

最後我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即中國的愛好自由和崇尚人道的志士，應該明白在今日的時代他們所應追尋的正確的路線是什麼。須知今日中國的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三民主義革命運動的巨流，好比秋來暴發的山洪，除非你肯給他盡力的疏濬，讓它有一宣洩的合法的軌道，他一定要氾濫滔天流沒樓臺的。為避免今日三民主義革命的巨流所將演出的洪水滔天之巨禍，你只有滅殺世上長年累月所堆集的阻撓他的進路的渣滓。今不為之之圖，反而對他加以阻撓，其結果必是更不人道的。同時為了減少三民主義革命運動對於外力的依賴，致傷中國的獨立的風骨計，我們更須讓他自己以自力迅速的完成其使命。假如他在進行革命的時候，依賴他自己的力量越多，那末他依賴外力的力量便越少，同時，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程度便越高。反之，假令他在革命的時候，依賴外援越多，那末，他在將來執掌國家大權的時候，中國的獨立自由的成份便越低。不幸中國今日自由主義者，不但不以全力來幫助他成功。反而贊助他的對手方假借外力來消滅他，其結果當然他也要假借外力來保存他自己的勢力了。這樣，會使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前途更為淒涼，更為渺茫，而且更為無救。關於這兩點，我希望愛好自由和崇尚人道的開明分子，清夜獨心，痛加反省，看看今日我們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否其方法與目的相離，以及理論和實踐相反。

# 新憲法的人權章

樓邦彥



新「憲法」的第二章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共十八條，這就是這裏所謂人權章。

就法律技術言，用憲法法典的形式來保障人權，肇始於美國，就是開名的法國大革命的一「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其形式也實在受了美國的影響。緣在美洲獨立革命以後，原為英國殖民地的十三邦，即相繼制定各該邦的憲法法典，這便是最早的近代典型的憲法法典，十三邦中之一維基尼亞邦並於它的憲法法典中列入一章稱謂「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這也便是歷史上第一部包含人權章的憲法法典，其他各邦亦亦競相倣效。不但如此，日後各國的制憲運動，也很受這種形式的影響。

最有趣不過的，當一七八七年費城制憲會議商議如何成立美利堅合眾國，並制定聯邦憲法法典的時候，關於新憲典是否應該包含人權章一個問題，引起了會議中及會議外贊成與反對的兩派主張，各執一是，互不相讓。當時，憲法法典的草案並未把人權章列入，有任務在巴黎的哲斐遜 (Jefferson) 得知了這個消息，即寫信回來，堅決強調新憲典應該包含一個人權章，由這個人權章明白承認至少六件事項：一為宗教自由，二為出版自由，三為禁止獨占，四為陪審制度，五為人身保護狀，六為禁止設置常備軍；哲斐遜並進一步鼓動，如果制憲會議不採納他的意見而把人權章列入新憲典內，各邦應該拒絕加以批准，堅持到底。我們分析哲斐遜的意見，可以歸納而得兩點：第一，人權章是憲法法典所不能缺少的構成部份，第二，個人的自由權利必須以憲法法典為其法律基礎，由憲法法典來加以保障，漢密爾登 (Hamilton) 的意見可以代表另一方面的主張，他認為把人權章列入憲法法典，乃為多餘且有流弊：為甚

把人權章列入憲法法典是多餘的呢？因為祇要政府並不享有權力做某一種行為，憲法法典便絕對沒有必要去規定禁止政府做那一種行為；為甚要把人權章列入憲法法典又是有流弊的呢？因為當憲法法典禁止政府濫用某一種權力時，那無異是承認政府原來便享有那一種權力，於是越是有這樣的規定，便越顯得有流弊的可能，予政府以濫用那一種權力的把柄。在制憲會議中，漢密爾登的意見終而戰勝了哲斐遜的主張，所以經各邦到一七八九年先後批准後而施行的美國聯邦憲典，其中並不包含人權章。然而哲斐遜的主張祇是暫時的屈服，它最後還是變成事實了，因為當首屆國會集會時，即有一個關於修正憲法法典的提案依法成立，並先後經各邦批准，這就是憲法法典的修正頭十條，也就是一般人所通稱的美國憲法法典的「權利書」(Bill of Rights)。美國憲法法典加上了這十條構成「權利書」的修正，便成了世界制憲史上第一部包含人權章的近代國家的憲法法典。

一百五十年來，幾乎很少有例外，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好，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好，當它們制定憲法法典的時候，必列入一個人權章，雖然由於時代潮流的不同，或社會背景的不同，其規定的方式或列舉自由權利的性質（近年來更有加上許多社會性的個人義務），不一定完全一樣，但若做就形式來說，當初哲斐遜之認人權章為憲法法典所不能缺少構成部份，至今似乎已成爲普遍通行的關於憲法法典的理論了。我們的新「憲法」以第二章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自也可以說是在這一個不可抗拒的潮流中的必然結果。

新「憲法」第二章可以大別分爲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關於法定的及應予保障的不等，自由，權利，及義務的列舉；

第二部份是關於法律得能限制被列舉的各種自由權利的範圍的規定；

第三部份是關於因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自由權利所引起的結果的規定。

在第一部份中，除掉第七條規定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請願訴願及訴訟權、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權、應考試及服公職權、受國民教育權、納稅義務、服兵役義務、及受國民教育義務外，其餘七條大體上都是各種自由的列舉。其中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這是硬性的，絕對的；有了這樣的規定，任何人民，除現役軍人外，在任何場合皆不得受軍事裁判，嚴格的說，即法律亦不能設置普通人民受軍事裁判的辦法。至於第八條關於人民的身體自由，除規定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以及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外，又規定了提審的幾個具體辦法，例如：

(一) 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告知本人及其親友，(二) 逮捕拘禁機關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捕人移送法院審問，(三) 本人或他人得聲請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機關提審，(四) 法院不得拒絕聲請，(五) 逮捕拘禁機關不得拒絕或延遲提審，(六) 非法逮捕拘禁的追究。這也可以說是相當硬性規定的一個例子。其餘各條祇是單純地列舉了居住、遷徙、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秘密通訊、信仰宗教、集會，及結社各種自由，而法律沒有比較硬體的具體辦法的規定。

我們認為單純地列舉各種自由，並以第二十二條流統地保障不妨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的其他自由及權利，至少在制憲的技術上是有可商酌餘地的。固然，在某一點上，新「憲法」關於自由的規定顯然要比五憲章的規定進步多多，因為在後者，幾乎所有被列舉的自由，皆有「非法律不得限制」的規定，這在兩年多以前，我曾加以批評，而說過如下一段話：

「個人自由固然不能不相當地加以限制，我們所應注意的問題是在怎樣使個人自由不濫被限制。我國憲章一方面列舉了某些個人自由不濫被限制。另一方面又加以「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規定，

有了這樣的規定以後，除掉立法院得以制定法律的程序限制個人自由以外，任何機關不得以何方法去侵濫憲法典所保障的個人自由。所以「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規定，其作用不能不說使個人自由不濫被限制……可是……法律可以褫奪個人的社會地位，它也可以剝奪個人應有的自由，法律原無絕對優良或絕對惡劣的特性，它的一切都是人為的結果。我們認為「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規定雖有它的作用，可是它的作用可能因為客觀環境的約束而不能真正發揮出來……祇要稍類及我國的實際情況，在憲法法典中單純的規定「非法律不得限制」是有流弊的，因為我們不祇要規範祇有法律才能限制某些個人自由，我們還須進一步根據各種自由的性質，規定幾個原則以為法律限制各種自由時的標準，如此，個人自由方不致為法律所濫限制。」（見我的「報」）

現在新「憲法」已無「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一句話，這正與我兩年多以前的主張相符，我們認為這是新「憲法」的一種進步。不過即使沒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話，祇是單純地列舉各種自由，最多僅表現出憲法典對於各種自由的承認，但並沒有發揮了憲法典應有的作用，而使各種自由獲得確定的保障。我們認為第八第九兩條的規定是比較的可以滿意，因為它們在某一個程度上是相當的硬性，例如有了第九條的規定，即法律亦不能設置普通人民受軍事裁判的辦法，有了第八條的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便獲得切實的保障，制定法律的機關必須絕對遵守該條所規定關於提審的幾個根本原則。其實，其他的自由，憲法典既然要加以保障，便須規定幾個根本原則來規範限制自由的法律。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出版自由，要真正保障出版自由，必須以事前檢查制度（Censorship）的不存在為不可缺少的條件，如果我們始終有遭受事前檢查制度威脅的可能，則我們天天高喊出版自由也好，憲法法典列舉冠冕堂皇的出版自由也好，也都是枉然的。所以為確保出版自由真能予一般人以實惠，憲法法典似應明白規定除非遇有戰爭或其他非常事態的發生，法律絕對不得設置限制出版自由的事前檢查制度。出版自由是如



此，其他的自由亦有同樣的情形。空洞的列舉是毫無意義的，憲法法典應該把可能或必要作為根據的具體原則明白規定出來，惟有這樣，始不失憲法法典所以保障自由的本意。

新「憲法」人權章的第二部份乃規定法律得限制憲法法典所列舉的各種自由權利的範圍，這就是第二十三條的內容，它的原文是：「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這一條對的，而尚有其社會性的特質，這也正是它們的存在理由，任何自由權利不能與國家所以要承認並保障它的目的相違反，所以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而有必要時，人民的各種自由權利可以受到限制；第二，所謂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等祇是得據以限人民的自由權利的基本理由，要根據這些理由來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的，祇限於法律，這當然不包括行政機關的命令。這些理由規定得須相當籠統，理論上恐仍有為制定法律的立法院所濫用曲解的可能，這樣的顧慮似乎已超越了一切法律條文的限度，我們應盼望並相信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總該有一種最後確定國家政治的命運與前途的手段或力量。

人權章又有其第三部份，這可以分兩點來說：一方面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的自由權利時，他除應負行政上的懲戒責任外，又應負法律上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這就是行政法上所謂公務員的責任問題；另一方面，自由權利為公務員違法侵害的人民，得就其所受損害，向國家請求賠償，這也就是行政法上所謂國家的責任問題。在理論上講，這當然是很進步的規定，但是黑白的法律條文絕不是萬能的，我們尚須有各種勢力來建立起人民幾十年的長時間所爭得的制度。

凡上所述，似乎還多偏重法律的技術方面，關於新「憲法」的人權章所規定的自由權利義務等的內容，實在是非常的不完全。我們的人權章，連三十年前第一次大戰後的憲法法典（尤其是一九一九年的德國威瑪法典）都難比得上，而與蘇聯法國新法典的人權章，自然是更難相提並論了。可憐的我們國家，一切都是落後不如人，尤其可憐的，連死的

條文也都不一定能够趕得上時代！雖然如此，我們的期望並不過切，即使是不完備的新「憲法」的人權章，祇要能真的變成制度，那墮落在人後，我們還是在前進。也許我們所愛慕的，怕連這樣一個趕不上時代的人權章，還僅僅是成了我們裝飾點綴的花瓶！

(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平。)

### 本刊第十一期要目

- 牛月間……………木耳 印度的鬥爭……………林運吉
- 經濟改革方案的透視……………林治白 吳先生的錢(隨筆)……………費青
- 經濟橫粉錄……………佩松 捷克的新文壇(報道)……………黎瑞紫
- 中國經濟現狀面面觀……………密勒氏報 秋風曲(三幕劇)……………吳雲
- 大英帝國與工黨……………梁永 傑克遜從軍記(長篇連載)美·薩洛揚

### 華北科學界之權威期刊

## 科學時報

第十四卷 第三期

九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 每本三千元

全年 三萬二千元

發行人 唐 嗣 堯

發行處 世界科學社

北平 椿樹胡同三號

代售 各大書店

### 本期要目

黃土類之礦物組織……………宮志達

睡眠科學……………董維華

氣象學與海洋學之關係……………韓右治

美國之新廣播方式……………劉景芳

家庭用無火取燈裝置……………高 郛

國防化學工業資料選輯……………于一峯

關於利用化學工業廢物之化學……………武日新

人造材料……………葉邦彥

蚜虫的繁殖……………鹿楚善

魚類之構造與適應……………張震東

美國醫學會成立百年紀念……………紹 沛

化學療法藥品的綜合法……………唐嗣堯

睡眠科學……………董維華

縫紉素……………侯 申



# 經濟新形勢

佩池

(本刊上海通訊)



上海的九月漲風，美國借款沒有成功，再加上最近的軍事形勢，中國的經濟漸漸走入新的形勢。這是戰事與經濟的交織。

經濟戰爭的白熱化。

國內戰爭，實際上也是經濟戰爭。共軍的經濟戰略是：使農村受都市領導的定理，完全改變過來。農村可以自立，無須城市。以此方便其保持農村政權，必要時放棄都市。這是其守勢經濟的戰略。

自三十四年九月到三十六年八月，我們可以說，正是經濟上共軍退守，即國軍進攻的形勢。國軍進攻的目的，在經濟上則是接收。接收敵產、偽產，以及與共軍區域的民產，掌握城市對農村的領導權。

經濟上這一仗打下來，發生這種現象：

中國不復成爲以農立國的國家，三十五年中國入超六億萬元，其中絕大多數是棉花、烟葉、藥品、洋米。另外是礦產物的石油及化工原料，一個有四十年的歷史的農業國家，竟要輸入農業品？這秘密在於棉花產地的河北、山東、陝西、豫北、蘇北，爲共軍掌握，蘇南產量

有限。烟草產地爲山東青州和河南許昌。青州爲共區，許昌正在欲斷欲續的隴海路上，運輸不通暢。糧食則因爲政府區農村的衰退，和國軍人數的擴大，共區糧源無法控制，而告缺乏。因此在四川，江蘇，安徽採購之外，只好求之於暹米。中國國際收支上的絕對不平衡，主要原因便在於農村與都市脫節，以江南農村養上海都市太吃力，因此外國貨只管進來補充物資，中國農產品，却並不經上海，天津流出去，這種對立一方面而是農村，一方面是上海和紐約，互相抗衡。

政府未嘗不想打破這形勢，例如在東北，政府的中央信託局器大部精力，於大豆的收購，在四平堆積過數萬噸，按政府初衷，可能爭取近三億美金的外匯。此外青島爲中心的食油輪英，豫鄂的蛋品輪英，張家口的皮毛輪美，都在如意算盤之中。這是城市掌握農村的嘗試，但其困難有二：一是戰爭影響，如四平一役，大豆掃數失去，商人爲了避免損失，不敢輕易嘗試。二是交通不便，不僅東北華北爲然，即黃河以南的隴海平漢，長江航運，都是成本高，豆腐盤成肉價錢，商人自然斂足，這就造成一個形勢：

城市只好完全依賴外貨。三十五年一年，把政府戰時積蓄的九億美元（據蔣主席報告）掃數拿來買棉花，糖子，糧食麵粉，依賴聯

物資。在三十五年冬，政府外匯告竭，政府輸入管制後，物資缺乏，便大爲明顯，三十五年底，一次大漲風，三十六年二月黃金潮，三十六年四月大漲風，三十六年六月底二次大漲風，九月初一次大漲風，都接踵而來。漲價的是米，紗，食油，這幾種最必需的生活用品，法幣的貶值愈甚。

## 新形勢的條件

九月起，這形勢又起了一個變化，其因素如下：

第一個因素是魏德邁來華並沒有打開山姆叔的口袋，美國貸款在明年新春以前不會來了，魏德邁出席政府國務會議席上，鄭重聲言，在明春以前，要你們自力更生。魏德邁本職是軍神，但政府原來期望他是五億美元借款的催生婆，是一位財神。現在這一切既已落空，我們知道，七月本是一七月漲風的月份，央行用盡力氣，以抽緊銀根，好不容易維持了上半年，下半年虧得魏德邁來華，賴他的聲威，把物價強壓到了八月中。但在八底九初，魏氏方走，物價便大漲特漲。魏氏無結果而返，在這經濟上的意義是：坐令中國城市陷於枯竭，紐約不能再來接濟，三十五年依靠外貨，平抑物價的情形不可復見，三十六年的物資缺乏，漲風頻仍，勢將加強。

# 朱元璋從軍

(朱元璋傳的一章)

吳 吟

至正十二年(公元一三五二)閏三月初一日，元璋到了

濠州城下。這時元軍仍在濠州附近，雖然沒有動作，紅軍還是不敢大意，城牆上佈滿警戒部隊，弓滿弦，刀出鞘，巡邏哨探的更是川流不絕。城門的守兵攔住一個醜和尚，穿得破爛，頭戴紅巾，堂堂皇皇走進來，毫不害怕。盤問他來路，却只說來見郭元帥，更無別話，不由得起了疑心，以為是元軍的奸細，三言兩語，就鬧翻了，不由分說，一索子捆了，派人報告郭元帥，請令旗行刑。郭子興一想很奇怪，若是奸細，怎能這般從容？口說求見，許是來投順的好漢，不要枉殺了好人。要知道究竟，騎一匹快馬，趕到城門，遠遠看見四五十個兵圍着，大頭攢動，指手畫腳在呵斥，連忙喝退衆兵，只見一個鬚髯脩偉，長得極怪的醜和尚，五花大綁，捆在拴馬樁上，相貌雖不整齊，看有一種威嚴的神采，綁着等殺頭，並不害怕求饒，眼睛裏充滿憤怒，臉上的肌肉癢癢表情，也告訴在憤恨。子興心裏已有點喜歡，下馬上前問明底細，喊人鬆開綁，收為步卒。

(1)

元璋入了伍，參見了隊長，逐日跟弟兄們上操，執武藝。體格好，記性又強，不上半個月已是隊裏頂尖頂上的脚色，幾次出城哨探，

他態度安詳，計謀多，有決斷，同隊的都聽調度。每出去，總是立了功，不損傷一人一卒，喜歡得連隊長也遇事和他商量了。不知不覺過了兩個多月，一日郭元帥帶了親兵出來巡察，經過元璋的營房，全隊排成一字向主帥行禮，元璋個子高大，恰好排在隊頭，子興見了，記起那天的事，喚隊長問這投效的心地和能耐如何，隊長極口說好，誇是千中選一的人才，子興也覺得喜歡，就分付升元璋作親兵十夫長，調回帥府當差。(2)

元璋遇事小心勤快，却又敢作敢為，得了命令，執行很快，辦理得好，打起仗總是領頭向前，一定打勝仗，也一定完成預期的戰果。得到戰利品，不管是衣服，是銀子，是牲口糧食，總是掃數獻給元帥。得到賞賜，又推說功勞是大家的，公公平不分給同伴的戰友。說話不多，句句有斤兩，又認得一些字，雖不甚通，一有文墨上的事情，譬如元帥的命令，杜道劉福通的文告，以至戰友們的書信，總找他解說，幾個月後，不但在軍中有了好名譽，勇敢，能幹，大方，有見識，講義氣，一大堆好話算在他名下，甚至連郭元帥也看作心腹，遇事總問他的看法，逐漸的言聽計從了。

郭元帥的第二夫人張氏，撫養了一個孤女，原是子興的老友馬公臨死時托付的，已經成年，甚是賢德。子興愛重元璋，要他出死力，和夫人商量招贅作上門女婿，張夫人也聽說元璋才能出眾，子興勇猛驍道，和同事的合不來，得有個細心能幹的身邊體己人幫着些，一力攬掇，就擇日替兩口子成婚。元璋小白地作

第二個因素是劉伯誠部的南移，和東北華北大戰在即。劉伯誠的軍事作用，依國防部的判斷，一為建立大別山基地，一為威脅魯京。後方，依外國通訊估計，劉伯誠的戰爭，是農民的戰爭，到處煽動農民，佔領農村。長江被阻斷了，蕪湖米源，四川的米源，被。在後面。四川雲貴豫鄂湘粵數省正在開征田賦，可能被其破壞。(四川四百五十萬担，兩湖四百二十萬担，江西二百四十萬担，雲南二百六十五萬担，約佔全國總數三分之二)，至少不能及時開征，不能及時運抵京滬，同時華北東北萬一大戰爆發(目前看不出九月初旬至中旬)，東北的大豆，山東的食油，可能全告斷絕。東北攻勢之影響物價實大。六月底漲風，即由於東北大戰，驅使東北游資集華北，再由華北，趨上海，引起六底軒然大波，徐州之戰與黃金潮，同時軍事與經濟密切不可分離。過去的影響是間接的，人心上的，今後的影響將是直接的影響京滬大都市的經濟生活。

可能有的經濟變化

目前看來，在經濟上將發生幾種變化。

第一是京滬地區物資的匱乏可慮：為了應付戰事，川江一帶船隻已征用，今後可能受戰事影響，商用交通減少。同時華北東北物資可能米。食油領運四月漲風，此次可食油可能重起風波。米的問題最為嚴重。九月初的「白色恐怖」已見端倪。鹽由於淮北及冀東，魯東，遼東；數大鹽區受騷擾，中國鹽業公司減產至百，已停止運日，內地囤積食鹽，此外雲貴福

了元帥嬌客，前樣多一層泰山，更何况是元帥  
主婚，自然滿口應承。從此軍中就改稱元璋為  
朱公子，有了身份了，又取一個表字叫國瑞。

(3)

孫德康一伙四個元帥，都是粗人，說話作  
事沒板眼，處得日子久了，子興有些看不上眼  
，商量事情也沒個好聲氣。兩下裏面心不和  
，孫德康一邊人多嘴雜，鬧了幾次，子興索性  
閉在家裏，不和他們見面。勉強三五日見面一  
次，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有時候等子興不來  
，事情辦了也不通知，子興越發不快，整了一  
肚子氣要發作。本來五個元帥一樣大，誰也管  
不了誰，誰也不服誰，齊心還好辦事，一鬧鬧  
扭，各自發號施令，沒有個通盤的調度，信了  
濠州大半年了，各人只要帶領部下，向四鄉要  
糧要牲口，竟不能出濠州一步，不像個局面。  
子興幾次拿話開導，無人理睬，越想越氣悶，  
也就心灰意懶了。元璋看出情勢不妙，借個方  
便勸子興打起精神，照常和四帥會議辦事，假  
如老閑在私宅，他們四帥合起來，對付一個，  
這個虧吃了可沒說處。子興聽了，勉強出去三  
四日，又鬧脾氣了，兩邊的感情越來越壞，都  
怕對方下毒手，又在盤算如何收拾人。元璋勸  
不動子興，只好背地裏向孫德康賠小心，說好  
話，着意聯絡，以免真個決裂。(4)

九月間元丞相脫統番漢兵數十萬攻徐州

，招募當地墮丁和羅勇健兒三萬人，黃衣黃帽  
，號為黃軍，大軍在後，督令黃軍攻城，一口  
氣把徐州攻下，見人便殺，見屋便燒，芝麻李  
落荒逃走，被元兵擒住殺害了。(5)部下彭

大趙均用率領殘兵投奔濠州。(6)徐州濠州  
都是紅軍，原是一家人，徐州的兵多，佔的地  
方也大，到了濠州以後，竟反客為主，濠州五  
帥倒要聽客人的調度了，彭大有見識，也凡事  
，和郭子興相處得很好，孫德康怕吃虧，使手  
段拉攏趙均用，兩邊明爭暗鬥，心裏都不服氣  
，孫德康又把話來挑撥趙均用，說郭子興眼皮  
淺，只認得彭將軍，百般趨奉，對將軍却白眼  
相待，瞧不起人，均用大怒，帶領親兵運來  
火併，冷不防把子興俘虜了，帶到孫家，鎖閉  
在一間空房子裏。這時朱元璋正好出差，得信  
奔回，郭家大小正在忙亂，要派兵去解救，他  
連忙止住，叫出子興二子天敘天爵，一遞去找  
彭大。彭大聽了，勃然大怒說：他們太胡鬧了  
，有我在，誰敢害你元帥！即時喊左右點兵，  
元璋也全身鎧甲，團團圍住孫家，敲開屋瓦，  
救出子興，只見子興項枷脚鍊，渾身打得稀爛  
，當下打開枷索，背回私宅。趙均用知道彭大  
出頭，怕傷了和氣，也就忍着了事。(7)

脫統趁連下徐州汝寧的兵威，分兵派賈魯  
追擊彭大趙均用，進圍濠州。大敵當前，紅軍  
的頭腦們才着慌，大家和好，一心一意的堅守  
城池。元璋深得軍心，成天成夜在城牆上指揮  
防守。從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整整被  
圍了五個月，幸得城池堅固，糧食豐足，沒有  
出事。一日元將賈魯病死，元軍圍破了，料着  
再打下去也不見得有把握，衆之軍無鬥志，只  
好解圍他去。圍難解了，紅軍也折損了不少人  
馬，吃了大虧。

彭大總辦用與高柔烈，彭大自稱魯淮王，

陝棉 蘇北棉，豫北棉，是否能再收購亦有  
問題。華中的桐油，豬鬃的外銷，可能受交通  
影響稍見阻滯。

第二游資集中的可慮：東北華北游資南流  
，十月必開始。而漢口的資金，一面流上海（  
申匯貼水八十元），一面流廣東。屆時上海游  
資，可能空前泛濫，必然一致流香港，港幣和  
英鎊雖然貶值，但是美鈔和黃金仍然可以投機  
，而將重演資金南流法幣萎縮的局面。這影響  
到法幣更形貶值，物價更形高漲。廣東一帶均  
以港幣為生產與交易的單位，今後沿海的都市  
，必以美元或黃金為單位。

第三是西南經濟可能分區自給自足，湖南  
鄉間有以米來價值單位的，如土布每疋合米二  
担，肉四斤合米一担，一担棉值八担谷子，排  
除貨幣而物物交換，這趨勢還要加強，由於米  
糧物資的阻絕外流，物資豐富，可能物價飛跌  
，同時央行在內地甚少軍需，無發鈔必要，法  
幣價值可能稍高，過去西南與京滬的聯繫是征  
兵征糧。這一切，務可能稍見減輕。因此西南一  
帶，處置得宜，可能有小康局面。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可以看到物價更不平衡  
的發展，內地物價偏低，江南物價奇昂。同時  
港粵游資空前膨脹，投機日熾。內地物價可能  
以出口品跌得最多，生活必需品可能維持稍高  
價格。京滬一帶，三十六年上期上漲最昂者為  
金鈔和股票，今後必然為生活必需品米糧油  
紗，港粵一帶，阿拉客追求的將是房地產和股  
票。

這情勢的持續，也許是三月，五月，但願  
這是人民忍受苦難的盡頭。(九月廿三日寄)

新官稱永壽王，作起王爺來了。郭子興和孫德順五人仍然是元帥。(8)

## 二

漳州經過長期的圍攻，不但糧秣感覺缺乏，兵力也衰減得多，元璋想辦法，弄了幾引鹽，到懷遠換了幾十石米，獻給子興。(9)細想二王和諸帥，胸襟太窄，眼光太短，怕成不了什響氣候。要作一番事業，得憑自己有隊伍，才有力氣。打定主意，請准了假，回到鍾離，豎起招兵大旗，少年伙伴徐達湯和等幾十個人，聽說元璋作了紅軍頭目，都來投效，不過十天功夫，招募了七百人，子興大喜，至正三年(公元一三五三)六月，派元璋作鎮撫，從此，就一躍成爲帶兵官了。(10)一年後，又以軍功升作總管。(11)

彭趙二王管軍無紀律，隨便作壞事，不聽勸，也不能改。子興又兵力單弱，作不了主張，元璋認爲一起混下去，會出毛病，不如自己單騎匹馬，向外找出路，把新兵交代了，稟准了主將，帶領貼身伙伴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游定遠，使個計策，招降了張家堡驛寨三千民兵，向東半夜裏襲擊元將老張，收降民兵男女七萬口，擄掠得兩萬壯士，成爲浩浩蕩蕩的一支隊伍。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形容，真是「赤幟蔽野而盈岡」。(12)

元璋得到大量的生力軍，立刻重新編制加緊訓練。他最看重紀律，在檢閱新軍時，特別指出這一點，懇切的訓誡將士說：「你們原來是很大的部隊，可是毫不費事就到這邊來了。原因在那裏呢？一是將官沒有紀律，二是士

卒缺乏訓練，現在我們得建立嚴格的紀律，做到嚴格的訓練，才能建功立業，大家有好處。」三軍聽了，無不喜歡。(13)

定遠人馮國用國勝(後改名勝)兩兄弟，原來是地主，天下大亂後，團結地方上的佃戶和鄉民，建立堡寨自衛。聽說元璋軍隊的紀律不錯，帶領部隊來投效。元璋端詳這兩兄弟，裝束，很像讀書人，行動說話都和一般老百姓不同，就問如今該怎麼辦。國用以爲建康(元集慶路，今南京)這地方，形勢極好，書上有「龍蟠虎踞」的話，是多少代帝王的都城。先佔了這地方作根本，站穩了逐步發展，擴充地盤，只要不貪子女玉帛，多做好事，得到人民的支持，建功立業不是難事。元璋聽了極高興，留下作幕府參謀，把兩家部隊合併編制，南下攻滁州(今安徽滁縣)。(14)

在進軍滁州的路上，定遠人李善長到軍門求見。善良頭腦清楚，有智遠，善於料事，學的是法家的學問，和元璋談得極爲投機，元璋問他什麼時候才能太平呢？善長勸他學漢高祖，以爲漢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氣量大，看得遠，也看得寬，會用人，又不亂殺人，五年功夫，便打平了天下。元朝政治一團糟，已到土崩瓦解地步。滁州和浦相去不遠，如能學學這位同鄉，天下太平也就快了。元璋連聲叫好，留下作幕書記，同時告誡他說：「如今羣雄四起，天下燭爛，仗要打，要緊的是參謀人才。我看羣雄中，掌書記和作參謀的幕僚，總說將士的壞話。將士無法施展，自然打不了勝仗。你要作一個橋樑，調和將士，不要學他們的

榜樣。」從這時起，元璋心目中時時有「老百姓出身作皇帝的同鄉在，說話辦事打仗，事事都刻心刻意的學他」。(15)善長呢？也一心一意作橋樑，溝通將士和主將，以及將士間的意見，盡心盡力，操拔有能力和有功的，讓他們能安心做事。(16)

滁州守軍力量單弱，元璋的前鋒黑將軍花雲單騎衝破敵陣，戰鼓打得震天價響，大軍跟着推進，一霎時便佔領了這所名城。元璋親好文正，姐夫李貞帶着外甥保兒(後改名文忠)得到消息，奔來投奔，才知道二哥也已去世了，大家哭了一場，又傷心又喜歡，傷心的是「一家人只剩了這幾口，歡喜的是這樣亂世，還能團聚。」一時會聚如再生，率衣訴苦以難當。(17)定遠人沐英父母都已死去，孤苦可憐，元璋把這三個孩子都收養作義子，改姓爲朱。原來收養義子是當時流行的風氣，帶兵的將領要培養心腹幹部人才，歡喜把俊秀勇猛的青年收養，不但打仗時肯拚命，在要緊關頭，還用來監視諸將，沐英在軍中稱爲周舍，又叫沐舍，舍是舍人簡稱。(文武官的兒子叫舍人)元璋義子除文正文忠沐英以外，還有二十幾個，後來所佔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和將官同守，如得鎮江周舍，得宣州周舍，得徽州周舍，得嚴州周舍，得嚴州用保兒，得慶州用馬兒，此外還有買驢，潑兒，老兒，保兒，朱文遷等人。柴舍即朱文剛，在處州死難。道舍即何文輝，馬兒即徐司馬，保兒即平安，朱文遷小名失傳，在太平陣亡。王驥馬，真童，金剛奴

也先，買驢，潑兒，老兒，復姓後的姓名可惜都失傳了。(18) 至正十八年(公元一三五八)胡大海李文忠領嚴州後，兩人關係見不和，元璋批示帳前都指揮使司首領郭彥仁，

派他說合兩人說：「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人不和。且保指揮我親身也。胡院判(大海官衛樞密院判官的簡稱)即我心腹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真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之所圖易成，只此。」李文忠代表元璋親身監視大將胡大海，並有節制之權，這一個例子說明了元璋的作用，也說明了元璋對大將的不放心情形。(19)

單是用義子監視，還怕諸將靠不住，另一辦法是留將士的家眷作抵押。這法子在剛渡江時便實行了，元璋統兵取集慶，馬夫人和諸將家屬留在和州(今安徽和縣)。(20) 到取集慶以後定下規矩：「與我取城子的總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許搬取出外。」一將官正妻留於京城居住，聽於外處娶妾。一規定極嚴格。將官願隨妻子安全，自然不敢投敵以至反叛，平時微調差遣，也不敢不聽話了。(21)

此外，還提防將官和讀書人勾結，規定一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一凡是元朝官吏和儒士，都要由朝廷選用，逃者處死，不許將官擅用。(22) 這是因為讀書人談今論古，拿歷史上的事情和現今一比，將官省悟了難免生是非。左思右想，不是好事的緣故。

當元璋進攻濠州時，濠州的紅軍主力由彭大趙均用率領，攻下了盱眙泗州，兩人脾氣不對勁，爲郭子興的事結下怨，竟鬧翻了。均用和孫德崖四個合成一氣，彭大抵不過，事不趁心，手下得力的人，也逐漸被均用收買過去，氣悶不過，發病死了。兒子早住接着也稱魯淮王，年青，比均用矮一輩，又會敷衍說好話，均用沒把他看眼裏，倒也相安無事。接着，是郭子興代替了彭大作出氣孔，左也不對，右也不對，做一事，說一句話都被挑眼，幾次借題目要害子興，礙着元璋在濠陽有幾萬人的部隊，做決裂了怕壞事，出主意下令牌調元璋來守盱眙，一箇雙鷗，一窺子收拾掉。元璋明白這道理，委婉的推辭移防，說有軍事情報，部隊動不得。又拿錢買通了王府的人，拿話勸均用，不要聽小人挑撥，自剪羽翼，惹人笑話。萬一火併了，他部下不服，也不得安穩。針鋒相對，均用攔布不得。說話的人又勸好好地待子興，讓他出氣力佔地方，保護土。成天有人說項求情，均用軟了，竟放子興帶原來人馬一萬多人回濠陽。元璋把兵權交出，三萬多兵驟馬壯的隨從，旗幟鮮明，軍容整肅，子興大喜。(23)

至正十四年(公元一三五四)十一月，元承相脫脫統兵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人。和弟士麟士德士信一家子都靠運官鹽販私鹽過活。販私鹽賺大錢，和伙伴們大碗酒大塊肉，呼么喝六，過得極舒服，入伙的人日漸加多，都聽士誠調度。可是販私鹽是犯法的，當時賣鹽給大戶，大戶吃住是私貨，不但說閑話挖苦，有時還賴着不給錢。弓兵邱義尤其作踐他們。士誠氣忿不過，趁天下大亂，帶着兄弟和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壯士，殺了邱義和仇家大戶，一把火燒了房子，招兵買馬，攻下泰州高郵，佔三十六縣事，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年號爲天祐，這是去年五月間的事。(24)

元兵圍六合，六合主將到郭子興處求救。六合在濠州東面，萬一失守，次一被攻擊的目標便是濠州，要保濠州，就非守住六合不可。郭子興和六合主將有仇恨，元璋費盡唇舌才說服了，可是元兵號稱百萬，無人敢去，推稱求神不許。元璋只好討了令箭，統兵出救。元兵排山倒海似地進攻，城防工事全被摧毀，拚死地抵住，趕修了堡壘，又給打平了，眼看守不住，只好把六合的老弱婦孺撤退，掩護撤退到濠州。元兵乘勝進攻，元璋在中途埋伏，打了一個勝仗，得到好多馬匹。却顧慮到孤城無援，元兵如添兵包圍，不困死也得餓死。忍氣打點牛酒，派地方父老把馬匹送還，哀求說全是良民，不敢作反。圍城守護是爲了自衛。情願供給大軍軍糧給養，請併力去打高郵，饒饒老百姓。元兵信以爲真，引兵他去，濠州算是保全了。(25)

元兵一退，郭子興喜歡極了，打主意要在濠州稱王，元璋勸說，濠州山城，交通不便，形勢不好，一稱王目標大了，元兵再來怕保不



住，子與才放棄了作王爺的念頭。(26)

脫脫大軍用全力攻高郵，城中支持不住，想投降又怕朝廷不肯赦罪，正在兩難間，外城又被攻破了，張士誠正在急得團團轉，準備城破突圍下海時，突然元順帝領下詔旨，責備脫脫，說他「往年征徐州，僅復一城，不久又丟掉了。這次再當統帥，老師費財，過了三個月，還無功效。可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如胆敢不接受命令，即時處死。」宜讀後大軍忿恨大哭，一時四散，大部分投到紅軍，紅軍越發強大。張士誠趁機出擊，不但轉危為安，而且從此基礎穩固，再也不能動搖了。

脫脫奉命交出兵權，被押送西行，鴛鴦死于吐番境上。元朝唯一有作為有名的大將一死，元朝的命運也就決定了。(27)

這一變化簡單說起來，是個人的傾軋，政權的爭奪。說說忠於元朝，元順帝也極為信任把軍政大權都托付給他。從徐州平定後，脫脫威權日盛，元順帝也以爲天下太平了，故好好享樂。奸臣哈麻巴結皇帝，背地介紹西天僧，會房中運氣之術，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漲，或伸或縮，就演像兒法。也叫秘密佛法，多修法。順帝大喜，封爲司徒，大元國師。國師又薦了十個皇親貴族會這佛法的，叫作十倚納。裏邊有皇舅和皇弟，君臣共被，互易妻室，名爲些郎兀該，華會事無礙。上都穆清閣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充滿了婦女，作大喜樂禪定，朝朝宴會，夜夜笙歌，君臣都玩昏了。哈麻忌脫脫正派，挑唆順帝，擠出去總兵打仗

，又怕脫脫功成回朝，多管閒事，當脫脫全軍苦戰，正要成功時，哈麻又使人禪劫他，勞師費財罷其兵權，還不甘心，索性把他毒死。順帝糊裏糊塗，也有些忌憚脫脫，哈麻如此安排，正中下懷，毫不在意。(28)

脫脫使心眼擠走他伯父伯顏，在對漢南人的看法這一點上，却和伯顏一樣。當紅軍初起時凡漢軍，不許漢南人參預。有一次脫脫進內廷奏章，中書(中書省的屬官，相當於現在的機要秘書)官兩人照例隨後跟來，因爲這兩人是漢人，忙叫禁衛喝住，不許入內。又上奏本說，如今河南漢人反，該出佈告，一概拘捕漢人。路蒙古色目犯罪貶謫在外的，都召回來，免得漢人殺害。這榜文一出，不但河南，連河北的漢人也不能不參加紅軍，來保全自己生命了。紅軍聲勢，因之日益浩大。(29)

脫脫死後，順帝越發無忌憚。這時東南產米區常州平江(蘇州)湖州(浙江吳興)一帶都被張士誠佔領，浙東沿海地區被方國珍佔領，往北運河錢在紅軍控制下，海運和內河運輸錢全被切斷。另一補給區湖廣(湖南北)也早已失去，南方的糧食不能北運，大都過百萬軍民，立刻缺糧鬧飢荒。加上中原連年鬧蝗災，旱災，兵災，老百姓拿蝗蟲作食料。大都軍民連饑餓都沒有，餓死的每天成千上萬，又鬧瘟疫，慘到真有人吃人的事，甚至連一家人都吃起來了。(30) 在這樣境況中，元順帝却在內苑造龍舟，親自打圍棹。長一百二十尺，寬二十尺。前瓦飛欄，兩殿閣，後五殿樓子龍身並殿宇，用五采金裝，前有兩爪，水手十二

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支帶，四個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從後宮到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駛動時龍的頭眼口爪尾都跟着動。內有機括，龍爪自會撥水。順帝每登龍舟，用綵女盛粧，兩岸牽挽。(31) 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寬三四尺，造木爲櫃，陰藏諸靈具中；運水上下。櫃上有西方三聖殿，櫃腰立玉女碎時刻畫，到時候自然浮水而上。左右站兩

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鈺，到夜金甲神會按時敲打，不差分毫。當鐘鈺敲響時，兩傍的獅子鳳會飛舞配合。櫃的東西面有日月宮，飛僮六人在宮前，到子午時飛僮排隊度橋到三聖殿，又退回原處。精巧準確，的確是空前的製品。(32) 又喜歡建築，自畫屋樣。愛造宮殿模型，高尺餘，棟樑椽樑，樣樣具備，匠人按式做造。京師人叫他作魯班天子。內侍們想弄新殿的金珠裝飾，一造好就批評不漂亮，比某某的還差，馬上拆毀重造，內侍們都發了財。(33) 成大搞這樣，脩那樣，政事也懶得管了。成大遊船攜酒，打仗的事也不在意了。還想出新辦法，宮女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新奇打扮，頭垂髮數鬢，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着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

天衣，綵帶鞋襪，唱金字經，舞雁兒舞，各執加巴刺盤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人練槌響勒帕常服，或用唐制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瑟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管領，遇宮中讀佛，按舞奏樂。宦官除受秘密戒的以外不得參預。(34) 照舊例五天一移宮，還覺得不暢快，在宮中掘地道，隨時



往來，和十倚納一起，以盡作夜，行大喜樂法，跟大魔舞女混成一團，國庫的存糧全運到女關家裏，百官俸祿只好折支一點茶紙雜物。宮裏充滿了豪華昇平的氣象。(35)

× × ×  
 濠州在戰亂後，突然增加幾萬大兵，糧食不够吃，軍心恐慌，元璋建議南取和州(今安徽和縣)，移兵就食。虹縣人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帶全家來歸附，就用作前鋒，至正十五年正月，子興得到佔領和州的捷報，派元璋作總兵官鎮守。

元璋在子興諸將中，名位不高，年紀又輕，奉命總兵，怕諸將不服。尋思了半天，想出一主意。原來諸將會議軍事，大廳上排有公座，按官位年齡就座，前一晚元璋叫人把公座撤去，只擺一排木凳子。次日五鼓，諸將先到，當時座位蒙古人辦法以右首爲尊，元璋後到，一看只留下左末一席，不作聲坐下。到談論公事時，諸將單會個鋒陷陣，殺人放火，要判斷敵情，決定大事，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像木偶般面面相覷。元璋隨事提出辦法，合情合理，有分寸，又會說話，諸將纔稍稍心服。末後議定分工修築城池，各人認定地位丈尺，限三天完工。到期會同諸將查看工程，只有元璋派定的一段做完，其餘的全未修好。元璋放下臉，面南坐下，拿出手裏檄文，對諸將說：「奉主帥令總兵，責任重大。修城要事，原先各人認定，竟不齊心，如何能辦事？從今說明白，再有不聽命令的，軍法從事，可顧不得情分了！」一來確是子興的令牌，和州軍事山元璋作

主，二來也確是自己不爭氣，悞了軍機，諸將作聲不得，只好謝罪求饒。雖然如此，還仗着是子興老部下，面子上認輸，肚子裏仍然唧唧咕咕。只有湯和小心謹慎，最聽話服從。李善長從旁調和，左勸右說，元璋的地位才算穩定。這樣，元璋又從總管成爲總兵官，從帶領幾千人的小軍官變成鎮守一方的將軍了。(36)

一天，元璋出外，有一小兒在路旁獨自啼哭，元璋問你父親呢，說是與官人喂馬。母親呢？也在官人處。原來紅軍攻破城池，各將領大搶一頓之後，又把滿城男婦擄獲，鬧得老百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元璋省悟不是久長的道理，召集諸將，說明「大軍從濠州來此，人皆隻身，並無妻小。今城破，凡有所得婦人女子，惟無夫未嫁者許之，有夫婦人不許擅有。」第二天闔城婦女男子都從軍營裏放出，在衙前會齊，讓他(她)們自己認親，一時夫認妻，妻認夫，子認父，父認女，鬧哄哄擠成一團，有哭的，有笑的，有先哭後笑的，也有又哭又笑的，一霎時有多少家庭團圓，也有多少孤兒寡婦在啜泣。原來慘慘淒淒，路上無人行的景象，稍稍有了生氣，不光是駐軍的城子，也是有人民的城子了。(37)

孫德崖因濠州缺糧，一運率領部隊到和州就食，將領兵士携妻挈子，不由分說，佔住和州回鄉民家。孫德崖帶了親兵，說要進城住一些時候，濠州人多勢大，元璋阻攔不住，也無法推脫，正在苦惱發愁。郭子興聽得消息，也從濠州趕來，兩個對頭擠在一處，苦煞了元璋這個小頭目。

原來子興人雖剛直，耳朵軟容易聽人閑話。開頭有人報告，元璋多取婦女，強要三軍財物，已然冒火，再聽說孫德崖和元璋合伙去了，越發怒氣沖天，也不通知日子，黑夜裏突然來到，元璋來不及迎接，一進門，子興滿面怒容，好半晌不說話，元璋跪在下面，懇求說話，突然子興發問：「是誰？」元璋答說：「總管朱元璋。」子興大喊：「你知罪嗎？你逃得到那裏去？」元璋放低了聲氣：「兒女有罪，又逃得到那裏去？家裏的事遲早好說，外面的事要緊，得馬上辦。」子興忙問：「是什麼事？」元璋站起來，小聲說：「孫元崖在此地，上面的事結了深仇，目前他的人多，怕會出事。大人得當心，安排一下。」子興還帶信不信，把元璋喝退，獨自喝酒解悶。

天還不亮，孫德崖派人來說：「你丈人來了，我得走了。」元璋知道不妙，連忙去告訴郭子興，又來勸孫德崖：「何必這樣匆忙呢？」德崖說：「和你丈人相處不了。」元璋看德崖的神色，似乎不打算動武，就勸他兩軍在一城，提防兩下裏有小衝突，最好讓部隊先出發，元帥段後好領隊。德崖答應了，元璋放下心，出來替孫軍送行，越送越遠，正要回來，後軍傳過話來，說是城裏兩軍打起來了，死了許多人。元璋着急，連忙喊隨從壯士耿炳文吳瑄靠近，飛馬奔回，孫軍抽刀攔住去路，攔住馬銜，簇擁向前，見了許多將官，都是舊友，大家訴說，以爲城內火併，元璋一定知情，元璋急忙分辯，邊說邊走，趁大家不注意，勒馬就殺。孫軍的軍官幾十人策馬追趕，槍箭齊下，

僥倖衣內被了連環甲，傷不甚重，逃了十幾里，馬力乏了，被趕上擒住，這回可是俘虜了，鐵索鎖住脖子，有人就要殺害，有人主張孫元帥現在城裏，如此時殺了宋元璋，孫元帥也活不了，不如派人進城看明白再作道理。立時就有一軍官飛馬進城，見孫德崖正鎖着脖子，和郭子興對面喝酒呢。郭子興聽元璋被俘，也急了，情願走馬換將，可是兩家都不肯先放，末後還挑定換裝辦法，郭子興先派徐達到孫軍作抵押，換回元璋，元璋回到城裏，才解開鎖放回孫德崖，孫德崖回去了，再放還徐達，徐達元璋被孫軍拘囚了三天，幾次險遭毒手，虧得有熟人保護，才能平安脫身回來。(38)

元至正十五年(宋龍鳳元年)二月，紅軍統帥劉福通派人在陽山(今江蘇陽山)夾河訪得韓林兒，接到亳州(今安徽亳縣)，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臣民稱為主公。建國為宋，年號龍鳳。折鹿邑太清宮木材，建立宮殿。小明王尊母楊氏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政事，福通弟劉六為知樞密院事。軍旗上寫着鮮明的聯語：「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遵道得寵擅權，福通不服氣，暗地裏埋伏甲士，搗殺遵道。自為丞相。不久又改作太保，東系紅軍軍政大權全在他手裏。(39)

郭子興深恨孫德崖，為着交換元璋，受了驚嚇，又忍着氣，成天憤恨發脾氣，得了重病，三月間不治死去，葬在濠州。軍中軍務由子興子天敘，嫌弟張天祐和元璋共同商議，損心着主帥新死，萬一兵來攻，孤軍無援，怕站

不住脚。正好杜遵道派人來討較統一指揮，大家公推張天祐到濠都面議，不久帶同杜遵道文憑，委任郭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宋元璋為左副元帥，軍中文告都用龍鳳年號。(40)

- 註：(1) 皇陵碑，紀夢，濠陽王廟碑，明太祖實錄一，天潢玉牒。
- (2) 御製紀夢，濠陽王廟碑，皇朝本紀。
- (3) 濠陽王廟碑，明太祖實錄一，談遷國權。
- (4) 明太祖實錄一，皇朝本紀。
- (5) 庚申外史，元史脫脫，也速傳。皇明紀事錄。
- (6) 龍飛紀略。
- (7) 皇朝本紀，明太祖實錄一。
- (8) 元史賈魯傳，國初英雄事略二，濠陽王。
- (9) 皇朝本紀。
- (10) 御製紀夢，明太祖實錄一。
- (11) 俞本紀事錄。
- (12) 紀夢，御製閩江樓記，皇朝本紀，御製皇陵碑。
- (13) 明太祖實錄一。
- (14) 明史一二九馮勝傳。
- (15) 明史一三五孔克仁傳。
- (16) 明史一二七李善長傳。
- (17) 御製皇陵碑，明太祖實錄一，明史一二六李文忠傳。
- (18) 劉辰國初事蹟，明史一二六沐英傳，一三四何文輝傳，一四四平安傳，

王世貞昭令雜考(弁山堂別集)

- (19) 國初事蹟
- (20) 明史高皇后傳，一二五常遇春傳，一三〇康茂才傳，宋濂宋文憲公集四開平王神道碑銘，蘇國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 (21) 國初事蹟
- (22) 全上
- (23) 明太祖實錄一，國初英雄事略濠陽王，錢謙益太祖實錄附錄一
- (24) 明史張士誠傳，輟耕錄二十九，國初英雄事略七
- (25) 明太祖實錄一，皇朝本紀
- (26) 明太祖實錄一
- (27) 皇朝本紀事錄，元史脫脫傳，庚申外史，輟耕錄
- (28) 庚申外史
- (29) 庚申外史
- (30) 草木子三克漢篇
- (31)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庚申外史
- (32)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四年
- (33) 庚申外史
- (34)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庚申外史
- (35) 庚申外史
- (36) 明太祖實錄二
- (37) 皇朝本紀
- (38) 明太祖實錄二，皇朝本紀
- (39) 輟耕錄二十一，皇朝本紀事錄，元順帝本紀，陸深平胡錄
- (40) 皇明紀事錄，皇朝本紀，陸深平胡錄

在目前的美國，一個服膺基督教義和宣揚哲斐孫總統主張的人，會被打破了飯碗。

# 美國最近爭宗教與新聞自由的一樁公案

勞榮譯述



「我的朋友」孫談 (F. H. Sumner)，一個美國太平洋岸俄勒岡州的魚類學家，由一本北平靜

生生物研究所「河北魚類圖譜」結下深厚友情的神交，最近寄給我一份剪報，那是從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的「基督教領袖」(The Christian Leaders)裏剪下來的，報導的是最近發生在美國底一樁爭宗教與新聞自由的公案。

事情的經緯是這樣的：

本年五月二十日美國一神教協會 (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 開除了「基督教記事」(The Christian Register) 雜誌主編斯坦芬，弗里契曼 (Stephen H. Fritchman)，五月二十二日該會董事會在緊張空氣內否決了要求取消成議的提案，支持該會總管理處的原來決議。「基督教記事」雜誌屬該會經營，開除一個僅用的編輯本來曠餘稀奇，然而，這事却引起了風波，因為該刊自弗里契曼担任主編後，不期年而銷路倍增，雜誌銷路倍增，反而開除主編，那是什麼道理？這是一樁奇。反對弗里契曼的人，一面反對他，一面又稱讚他底編輯才能，那又是前

庭裏實什麼案，還是二稀奇。  
解答這兩個稀奇，據「基督教領袖」報道，有兩個因素：(一)美國反對高潮的壓力，與(二)不健全的組織。這兩個因素混合起來，就是(一)因素加

(二)因素，等於弗里契曼的被開革。

關於第一個因素，正像「基督教領袖」所說，目前美國正患著「赤色驚悸」病，已成普遍現象，不必細說。關於第二個因素，在該刊編輯部多數同人連名呈請一神教協會總管理處重新考慮解僱弗里契曼的請求書上曾有部份論及，說：「我們特別建議：不要讓一人辭職，你要停止一人職務，不該開革一人。讓我們恢復一個巨型刊物發展的健全組織。」

對被辭事件，弗里契曼本人的公開聲明中有下面那樣的話：

「我接到通知，因管理上的不合作，我被開革了。有人詢問我不合作的原因，我扼要地說，我拒絕的原因，是為了不讓那些以為我們底批評是可以妥協的人物把我們一點起碼的編輯自由再加剝奪。我拒絕和不能妥協的人物妥協……」

據「基督教領袖」報道，某一些人一年前就對弗里契曼噴有煩言了。流言蜚語所加於他的誹謗，也是一頂紅帽子；因為他主張自由民主，反對法西斯餘孽，高唱對蘇和乎友好，疾呼恢復理性；這一切，據「基督教領袖」所得結論，在目前「赤色驚悸」(Red Scare) 逆潮中的美國，就夠獲得一頂紅帽子的資格了。

然而，經過一番事實調查，紅帽子沒法套上，於是該會總管理處少數負責人又想了另一個妙法。他們命令弗里契曼把全部稿稿先送總管理處審查。弗里契曼不加考慮地拒絕了。他說：「合同上沒有那麼訂明

做人條件也不允許！」這是何等安分守己的表示，對舉世滔滔自命軟介滑而為一隻飯碗甘願說心話而不能守這一點起碼做人條件者流，這又是何等風概！這就是弗里契曼被解職的真相，所謂管理上不合作云云，完全是上海人所說的「尋軛頭」，北平人所謂的「找後兒」，秦檜所說的「莫須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已！

弗里契曼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呢？「基督教領袖」對他的生平語焉不詳。但關於他底思想與主張，特別刊了他一篇論文，這極言詞在我們中國。(恕我無理，也許因為「困於見聞」)，在基督教徒中間實在少得像鳳毛麟角，有之，惟十餘年前所聽吳耀宗先生的演講，彷彿知之；因原文頗長，特節譯如下，以見梗概。

「……有些人蔑視自由教會；有些人怕它；有些人認為它們無足輕重。天主教會正式發言人在無線電廣播裏痛斥宗教的自由主義已經過時與死亡了，波士頓的一個羅馬天主教上禮拜就高呼把教會與國家分開——尤其要分開的是地方教會與聯邦的資助——一種「教會法西斯主義」的證據……」

要在今後二十五年內做一個深信人類終能得救的宇宙神教信徒 (Universalist) 或一個一神教信徒 (Unitarian) 將不是誇誇其談的。美國教會一九三

國第三屆總統——譯者註)和張爾(Channing, 1780—1842 美國一神教著作家)的言論可以使一個人無處謀生。我們有要做的工作，而將在恐懼、混亂與畏縮的氛圍內去做。自由宗教與自由思想可以有力量抵抗這種氛圍，並且從而廓清之。現在有些人正在逼我們傾聽許多粗鄙的格言。它們中有一條是：「我們不能反噬給我們飯吃的人」(We must no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us)，再沒有一句諺語比這幾個字更含侮辱性的。如果加以重視，那麼永遠不會有反叛條頓武士團的農奴了；永遠不會有反對國王的克倫威爾了；永遠不會有向他們英倫亞兄弟開火的勒克星敦農民了；不會有領導南方被壓迫人民爭取自由的弗列特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 1817—1895)，美國黑白混血種的風人作家，反奴隸運動領袖。他的真姓名是 Fredrick Augustus Washington-Bailey，南北戰爭時曾任黑人軍隊指揮，林肯總統會與他為議大計了，在二十五年前也不會有多步馬克河流域的磨坊工人組織起來保護他們自己了；不會有建立 T.V.A 或社會安全法的羅斯福。世間如果有侮蔑先知與福音的格言，那就是：「我們不能反噬給我們飯吃的人。」此時此地有一種精神癱瘓症傳染了許多許多牧師與信徒他們告訴我們：主張變革要求改良，承認在廣大領域內存在着經濟與政治生活上的貪污腐敗，那是不忠。總而言之，我們吃教會飯的人底身分是：把我們底冒險精神是換成抽象最好，把我們所有的米爾頓、哲斐孫、弗洛依德和馬克斯底書籍付之一炬，把那些世界事務留給政治家與事務家吧。牧師是不學無術的文盲嗎？誰沉溺在事務管理中的人物比宗教家更領悟進轉與歷史嗎？

要求睿智的聲浪洋溢在空氣裏，「不要反叛你的階級」，「凡事不要越出頭」，「不要冒險」！「要努力上進出人頭地」，「提防那些需要野蠻人乳汁的

理想主義者」。因此，人民流露出他們貧瘠的大儒主義，坦率的虛偽，他們原始的自私主義，他們對博愛的恐懼。這些事情大家都在談論，然而假定我們自由教會的人們在我們的講壇上或我們的刊物上談論它們時，我們的日子是完了，我們的教堂也像受砲擊一樣完了。我們如果不想自投羅網，我們就不能穿着基督教的聖衣或高站在宗教的講壇上談論那些事情，世界越倒多數的男女女並不寬恕反對仁愛精神的侮慢，謹慎是懦夫的聖餅，選擇之道不是愚昧冥頑，而是合乎人情的健康的一部分，博愛的感情和一顆活躍的心。我們需要一種絕對的決心遠在要求愛與勇敢底生氣蓬勃的真心底鼓勵。

經常去反噬給你飯吃的人是牧師不移的道德上的責任，拿牧師的薪水就給你一個忠誠思想的機會，給你使人變成強期的機會，在這涇流滾滾的國土建築一天工作八小時的一個烏托邦，如果門羅小姐(Mrs. Letitia Farnsworth Stone)把一萬元捐給山榆街教堂，她自然希望把博愛福音播滿世界，並不想傳播野蠻的教條和自私自利，否則她會把股票與債券送給其他推動世界的機構。當我們在宣揚謹慎小心的時候，我們實在對不起我們的施主了。神秘的門羅小姐當然不想叫教堂僅成爲神聖的人踏車，一種外表轉動而實際上沒有向前進一步的機器。教會捐款雖然讓少數出色市民可以反噬給他們飯吃的人而活著。基督教經歷了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基爾特制度而生存下來了，而且叩上帝恩惠也會經歷自由企業而存在下去的。尼希米(猶太省名領袖，聖經約有「尼希米書」)阿摩司(紀元前八世紀希伯來先知，舊約有「阿摩司書」)，以賽亞(希伯來最著名預言家，聖經有「以賽亞書」)——以上均譯者附註)等望着國王們的目光，說着高利貸，貪污腐敗，剝削與奴役的老實話。

自由教堂今天負着一些基本的責任。我們必須教導別人對影響共同生活的任何事情直接思索。經濟、政治和教育的口頭傳言決不能阻撓我們。有人類生命生長的地方，就有一種具有人性的上帝精神存在；凡有帶手銬的人的地方，就有先知說話；凡有人利用別人做工具的地方，就必須得播福音。協助我們社會被有組織的被控制的社會力量，被那些廣播束縛了思想，被只說一半實話的報紙編得頭腦陳腐不堪的人們克服他們的癱瘓病，那是我們的責任。給人們一種做一個善良意志的人應有的尊嚴與權力感，給人們一種以自我努力完成內心願望的信仰；使人們相信豐衣足食在現代並不是一種神話，而是可能實現的事情；他們的孩子和鄰家的孩子用不到用毀滅的武器互相險擊，那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渴望宗教的人應該對每日反對人類的誹謗加以駁斥，例如富爾頓·路易斯 Fulton Lewis, Jr.) 所說的浮言厲語。在他看來，沒有一個人有寬仁博大的胸襟；在他看來，爲未來，爲別人的生活動機是不存在的。

汽油公司，或瓊斯，拉弗林鋼鐵公司，或在冰曾如綠草如茵的地面下二千呎處理設死坑的伊里諾斯州生曲拉里亞的煤礦經營者所生的感想呢？宣揚和平與禮讓，崇高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那是你們的責任。你們要說的是：那些不可捉摸的意義往往被貧困所窒息死，它們往往被黑奴子裏的疾病與恐懼所絞殺。一面談着民主與博愛，一面主張對蘇戰爭，那是異常荒唐的。我們不能一面對我們的子宜講福音，一面阻止別人在南斯拉夫等地，依自己的抉擇建立政府。一面闡述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愛」的福音，一面阻撓亞洲人民完成革命，那是使自由成爲純粹的偽飾，獨立成爲詛咒。

自由教堂今天負着一些基本的責任。我們必須教導別人對影響共同生活的任何事情直接思索。經濟、政治和教育的口頭傳言決不能阻撓我們。有人類生命生長的地方，就有一種具有人性的上帝精神存在；凡有帶手銬的人的地方，就有先知說話；凡有人利用別人做工具的地方，就必須得播福音。協助我們社會被有組織的被控制的社會力量，被那些廣播束縛了思想，被只說一半實話的報紙編得頭腦陳腐不堪的人們克服他們的癱瘓病，那是我們的責任。給人們一種做一個善良意志的人應有的尊嚴與權力感，給人們一種以自我努力完成內心願望的信仰；使人們相信豐衣足食在現代並不是一種神話，而是可能實現的事情；他們的孩子和鄰家的孩子用不到用毀滅的武器互相險擊，那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渴望宗教的人應該對每日反對人類的誹謗加以駁斥，例如富爾頓·路易斯 Fulton Lewis, Jr.) 所說的浮言厲語。在他看來，沒有一個人有寬仁博大的胸襟；在他看來，爲未來，爲別人的生活動機是不存在的。

一個人站在教堂高壇上講一點卑劣事情，再沒有一件事情比這更可恥的了。……我無須告訴你們，我們那滿是勇敢之詞的聖經是在和我們這個玩弄著集體自毀法西斯法寶的同樣時代。「不要給狗是神聖的東西。」「如果有一個人的兒子要求一個麵包，能給他一塊石頭嗎？如果他要求一條魚，你能給他一條蛇嗎？」「孩子啊，那是最後一小時了。」「你不能用兩種種籽播種在你的田地裏。」是的，對一個熱愛宗教的人，聖經裏有的是名言諺語。

讓我們考察一下事實吧。美國是富饒肥沃的。二億四千萬人民享受著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匹敵的科學與技術，為千百萬人享受的音樂，藝術與學問。整個美洲大陸已到了解放的邊際。明天的世界已到我們的門階了。科學在我們這裏。教育在我們這裏。民主在我們這裏。沒有一種法西斯的「苦迭打」能制止它。中世紀主義的靈魂也不能阻撓它。五百萬公認的腐敗保皇黨分子決不能阻撓為他們自由而戰的在希臘山裏的人民。他們曾逼過我們斐遜和林肯的書籍，他們讀過拜倫與尼赫魯的著作，他們已決定了他們的主意。經過希特勒的劫難而活下來的人們他們是征服不了的。佛朗哥，希臘保爾國王，薩拉扎爾（葡萄牙總理）——那些公開事敵的卑鄙無恥之徒決不能得救。民主政治已不能再被裝在瓶裏了。平等的美酒已被嘗嘗。緬甸與巴西已試到流出的餘滴，而且永不能忘懷了。美國握著使它延宕多久和付出多少代價的關鑰。美國的自由教育負著歷史上無比任務，呼號不要失去時間，不要犧牲不必要的生命。這是你們的職務，也是我的職務。

我們教會中人，應該對極力在背叛美國的人們進行為給以裁判。我們應該站在教堂上讀出我們國務院負責聯繫東南亞文化官員們在送給印度的文獻中削去獨立宣言，他們維護他們的行動就是：「我害怕獨立宣言對印度似乎太激烈了。我們可以把憲法送去，但去開獨立宣言吧。」人們真不曉得，如果哲學孫還活在人世，他看了那種詐偽與卑怯會有什麼批評。

一個自由宗教的牧師，如果他熱愛他的同胞，他決不會發愁沒有傳播福音的事情的。他每天可以從報紙和無線電廣播裏聽到不但有種種辯論而且還有反世界現存的十種宗教道德觀念的行動。三百年來，全世界被逼迫人氏把美國看做專制政治亡命客的避難所。我們曾容納了無數千萬那樣的政治逃遷者，他們把

遺土地造成了一個偉大而高貴的國家。然而今天，在大規模社會改革與人民需要的計畫裏，美國却是這世界上唯一的國家。代替了築房屋，動力水開與國民學校，我們却在計畫調查我們底公務員，想把我們全體公民底思想訓練成一個模型。我們隨著執政政公監視我們思想的努力，沒有一個酷愛精神和公民權的人士能夠裝作啞的。想在別處尋求較好生活的人們，如果他們想到我們今天一心要把壓制做奴習慣時，他們決不會再嚮往美國了。

為美國人民的計劃，能夠而且必須建立，充分發揮我們傳統的公民權利與社會理想，我們必須為維持美國窮鄉僻壤的醫院而實行附帶稅。「TVA」必須從檔案中拿出來付諸實現。五十年來未收成效的反抗辣斯法現在應該教訓我們獨佔的動力，燃燒與糧食生產，應為謀人民福利，不要再為私人謀利潤了，應該改由國家來管理了。若干工業家相若十勞上領導也許要反對這些建議，但美國人民認為千該萬該。這些不過是把美國要在一個歷史偉大時代的緊要和人力綜合起來的各種計劃的簡要提議而已。全世界人民並不要談戰爭，談的是復興。從他們身上我們學得個大教訓。在我們禱告，給我們今天的麵包一吋，我們決不能對這些建議默然。我們必須增加要求麵包的那些手底力量，使它們摸到麵包。今天對男女男女底精神與物質需要不說一句禱話的教堂，實在太腐敗了。如果在自由教堂裏做禮拜的人不能尋到良心上的安慰，他們會離他去的，而他們的損失也落到我們自己的頭上。能給他解決每日煩惱問題的力量的教堂，沒有一個人會離開的。

我們，自由信仰者，是中流的砥柱。只有進，沒有退。我們並沒有發明這一種自由福音。我們繼承了它一切的宏偉壯麗。我們站在一些偉大人物底肩膀上，是他們底背像給了我們瑰瑤的遠景。

為什麼一個人要在一九四七年禮拜日清晨走進一所自由教堂把自己身置在禱告者。聖詩，說教的中間呢？因為你們與我都能傾心於莊嚴的生活，對猶太人，天主教徒，黑人，日本人，宇宙神教徒傾注深沈的仁愛之情。因為在運轉的思想對解放的力量集中一小時的祝禱，使烏托邦可以實現，善良人格成為現世事物。世界博愛成為非常自然的事情。貪婪，萎靡，恐懼與武斷，對災患的盲從與集體的情狂狂進行，這一切都能克服的；這些，當我們走開那些教堂時知道

得十分清楚。必然能把善良底敵人擊敗的。這種種信仰是由無數禮拜天早晨，家裏，個人的誠篤以及交友的大才和自我志願的才能所建築起來的。這一切是我們這個行業的貨色。歷史，人性和一個堅韌宇宙的潮流都歸於我們這一邊。自由教堂必須以一個薩瓦那那拉(Savannah)底全部狂熱宣布：上帝並沒有叫人做奴隸的陰謀，新奇和發明是可視的事業；無論那是古代流傳的階級組織，再也抵抗不住人類底解放的思想；華沙猶太人居住區內波蘭猶太人所流的血決不會白流的；死在「格殺打撲」機關槍的巴黎報紙的編輯對鼓起新勇氣的地下軍並不是無名的損失。掉在日本的美國空軍為康科特和葛的斯堡底戰士們埋了勝利先機；建立沒有人對別人的博愛的機會來了；還要宣布一種已被試驗而發現了的善良底信仰。歷史在加速度向前運轉。這一個世界的宗教領袖運到了一些時候。美國是決定我們這個世界趨向的樞軸。我們這一個國家將在今後數月和數年內決定對進步繞了一個多大的圈子。善和惡底力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廣泛的權力底聯合。你們和善良站在一起。你們必須教導人民如何在社會與國家的有效活動中把他們底信仰寄託於別人，把他們底願望寄託於和平。那是你們當教師的責任，也是我當編輯的責任。有組織的善良底力量必獲勝利。為了這一個緣由，我們服務在上帝殿堂的桌前。」

弗里契愛這篇文章字裏行間是對新教師們的一篇演講。所宣揚的實在是在基督教的真精神而已。他所宣揚的是要「除滅蓋萬民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舊約：以賽亞書第二十五章），他在宣揚「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釘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爭。」（以賽亞書第二章），

然而，正像弗里契愛自己所說，今天，在美國宣揚博愛和張嘴說教「可以使一個人無處謀生。」宣揚基督教真義的弗里契愛打破飯碗也就無足為奇了。但是美國真正的自由主義分子依然有他們足可驕傲的光榮，我相信中國基督教徒中也不乏弗里契愛這種的真理說教者，可是有沒有敢於發表他這樣文章的一「基督教領袖」那樣的期刊呢？

# 記徐鑄成

郭根

——我所知道的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報人



(一)

在報壇寂寞的今昔，偶然翻起

剛剛由上海寄來的『錢

報』(七月

三十日的)

，那上面赫

然有這樣一個標題「徐鑄成封筆」，吸引着我的注意。我讀了下來：

徐鑄成昔為大公報台柱，所撰社論犀利無匹，其後忽與王芸生有所扞格，遂拂袖而去，大公報當局對徐乃嘖有煩言，以是借題難之，要亦不為無因。溯抗戰勝利之初，大公報籌備復刊，徐氏由渝滬池，襄贊

擊刺，貢獻殊多；及脫離大公報，乃專任文匯報總主筆，顧未久而文匯報乃以言論偏激，遭受停刊處分，徐氏心緒，遂復大惡。別報有延徐主持筆政者，徐輒婉辭，迄今猶無東山再起之訊。有詢其未來出處者，徐氏答曰：筆已塵封，不欲專度剪刀

漿糊生活矣。徐氏好唱曲，暇輒寄情管絃，以舒其胸襟勃焉。

這幾句報道中儘管有不少的錯誤，例如(關於徐氏脫離大公報的原因)，但我於讀罷後，不禁隨着一聲嘆息，掩着報紙，陷在起伏的回憶的思潮中。

(二)

徐鑄成三個字是隨着文匯報三個字的起來而起來的。其實，他在報界已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而且這長長的年月一直是爲了大公報而消磨了的。由最初的國聞通訊社的記者做起，而駐外特派員，而編輯主任，而總編輯。他這樣在大公報的機構裏按部就班地工作着，但他的名字並未在報紙上露過面。因之他一直是默默無聞的。

實像拜倫的故事一樣：「我一覺醒來，發覺我已名聞天下了。」徐鑄成三個字發了亮，而是在文匯報創刊的時候。

「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以迄淞滬國軍撤守，上海各報一致停刊內遷，大公報亦分別搬往武漢和香港。是時輿論界有志之士，深覺上海猶有兩租界可佈置崗位，不可盡拋此「江東父老」於不顧。於是相約組織一新報社，並聘一英人作經理，掛起洋商招牌，以求生存。

這個新組織起來的報社就是「文匯報」。牠是利用了大公報未能撤退的機器和地址以至

於大部份人力而起家的。其實在事實上無異是大公報的別動隊，而徐鑄成就是奉命留地主持文匯報筆政的。

上海民衆當國軍撤退輿論消沉的黑暗悲痛的時候，文匯突於此時出刊，牠大膽地說出民衆所欲說的話，最要緊的是牠發揮抗戰要旨報道國軍作戰消息以及政府軍政大計，使這個「孤島」在精神上得與大後方取得連繫，真如大旱之後得甘霖，滬人興奮萬狀。尤其徐鑄成所撰的社論或爲滬人每日必讀的文告，犀利熱情，勇敢的筆鋒給予黑暗中的滬人不可名狀的鼓舞以至於安慰，於是徐鑄成三字不脛而走，文匯報因之一紙風行，銷數突過十萬大關。

「文匯像是一顆彗星掠過黑暗的天空。」多少人在這裏說着。

(三)

但隨着國軍作戰不利，敵人與漢奸逐漸向這成爲「孤島」的兩租界施展壓力，尤其新聞界成了最顯著的目標。威脅與利誘像一把剪刀的雙鋒向報人伸了過來。

文匯報因爲是所有洋商報紙中最大的一個，而且牠團結着大多數的有志之士，遂自然

而然成了黑暗勢力最痛恨的一個目標。文匯被投過兩次炸彈，整個營業部炸毀了



，職中一死致傷。但他屹立不動，繼續努力。——

總編輯的徐鑄成收過兩次駭人的禮物：一次是一隻血淋淋的手臂，附上幾句話：「若再寫此論，有如此手！」一次是一籃馨香撲鼻的水菓，仔細檢查之下，每隻菓子都打了毒針。

在那個恐怖的時候，海上報人被暗殺的日子有所聞，但除了極少數的降敵之外，大多數是抱着奮鬥到底的決心。以後到了最壞的情況的時候，幾家報館編輯部的人員就全部留宿在編輯室內，有時一兩個月足不出。僅賴電話與家屬親朋通消息。

這一段抗戰史上可歌可泣的史實，當時傳到了大後方，就成爲了夏衍先生新劇本「心防」的題材，我想每個中國的新聞記者都應該引以爲驕傲的。

最可痛惜的是這個報人報國的時候未能彌留多久，汪逆精衛終於「組府還都」了，兩租界當局都倒了過去，於是「洋商」招牌也掛不住了，所有支持抗戰的大小報紙一律停刊，至此一孤島一整個險況也就結束了上海報人這一段光榮奮鬥的歷史。

文匯停刊較早，她是首先遭受了敵偽的分化陰謀的打擊，敵偽在無計可施之餘，就以大量的紙彈集中向文匯的洋經理進攻，這個洋人竟不如中國人有骨氣，中道投降，於是文匯所有編經兩部職員在徐鑄成領導之下，發表了一個真正嚴辭的聲明，明告社會此中内幕，並決心全體撤退，使偽文匯報也無從產生，這是文匯第一次的停刊。停刊後，徐鑄成

即赴香港，嚴實總經理仍留上海，做着地下文化工作，不久被捕，嚴刑不屈。當我於光復後踏進文匯的會客室時，迎頭就是垂着痔主席頒給他們的獎狀。

「文匯真像是慧星，一掠就不見了！」當時黑暗的孤島，人人心裏有着這樣一個嘆詞。

#### (四)

文匯報的光榮促成了徐鑄成的成功。他這番由轉港，受到了張季慧先生熱烈地贊賞，立即把大公報香港版總編輯的大任托給了他，而且口口聲聲認爲托付得人。其時當上海孤島陸沉後，海外的香港在事實上成爲了中國的文化活動的中心，各黨各派，以及敵人漢奸都在這兒做着製造輿論的工作。大公報仍然以其持中的一貫立場周旋其間。這個期間，徐鑄成的筆完全是代表着報館本身，是是非非都應當算在報館的賬上。

而作爲他個人的表現，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圍的期間。

日軍攻佔九龍後，香港彈丸之地立刻變成一個小小的孤丘，排砲和炸彈一齊向這海中倒懸的一點集中發射，全港陷入極度恐怖的深淵。報紙當然全部停刊了，人們在四處逃難和掩避。即以大公報而論，大部份員工都躲入地下室，整日整夜蜷伏一隅，飲食行廁都不敢走到地面之上，而徐氏獨能鎮定應付，以輕快的心情，率領着一小部份年青的同人仍然過着正常的生活日程。在砲火包圍之下給大家說說笑笑，並且每日按時「說書」，他的記憶力特強，

口材尤佳，他能把幾部完完整整的彈詞如「描金鳳」、「玉蜻蜓」以及「楊乃昌與小白菜」等等繪影繪形地講出來。任人聽了如醉如痴，把一切眼前的恐怖和危險都忘得乾乾淨淨。他每日經管地從山坡上的宿舍，冒着砲火到市區與新聞界取得連繫，有兩次曾經被對岸的日本砲手發現了當做目標，砲彈立刻在身邊炸開來，幸而吉人天相平安無恙。

日軍佔香港後，環境的險惡要比砲火的威脅更爲厲害。砲火是可以躲避的，而日本人的「訪問」却是無法拒絕的，日本人首先要想把大公報「復刊」，把條件等等甚至薪水這樣細微的節目都提了出來。

這確是一個大難，却也是一個人人格的試驗。

夜裏，徐氏輾轉反側，終宵未曾合眼，在他的腦裏在盤算這倒不能不立即答覆的問題。終於決定了：化裝出走。

我終生忘不了那個凄風苦雨的早晨，一行四人：徐氏和金經理誠夫以及一個廣東同鄉和我。四個化裝的「粵籍」難民登上了開往廣州的汽艇，四個人中三個人是既聽不懂廣州話更不會說一字一句，硬着頭皮衝去。

我迄今猶在心感那位珠江碼頭上的紅衣女郎，她是一個翻譯，憑她幾句話把我們從日本憲兵的留難中解救出來，她說：他們是多年在外的廣東人，所以連本鄉話都不會說了，現在因爲皇軍解放了他們的故鄉，才趕了回來。

#### (五)

由廣州而韶關而桂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可說除了地皮外，香港的一切全部移來桂林，於是這個一向閉塞的小城竟承繼了香港的遺產，而變為戰時中國的文化城。

這個文化城的造成，建築師應該說是由香港內移的文化人，而報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作用，那個時候，桂林新聞界的蓬蓬勃勃，雖不敢說是絕後，但確已是空前。領導羣倫的是大公報，主持大公報桂版筆政的就是徐氏。

這裏我要插幾句題外話：一般認為大公報的成功，是由於胡政之先生的經營以及張季鸞與王芸生先生的文章，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並非全部。我覺得大公報的成功，大部在於中層幹部的健全。以全國報館來說，沒有一家擁有像大公報那樣素質高的中堅份子，無論是內勤與外勤。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歷史既久，無形中在上層之間有一種官僚主義的作風在養成，因此上中層之間隔膜愈趨愈深，兩層之間鮮有談話，更說不上什麼感情的交流。於是中間份子全仗自己暗中摸索道路，走不走不通就全靠個人運氣了。

但是在桂林館由於徐氏個人性格的影響，上中以至下層之間竟打破了這種人為的牆壁，好像整個一個報館生活在一個大的廳堂裏，上自經理總編輯，下至工廠的工人學徒都可自由自在地共同工作談話以及玩耍。整個一個報館的空氣是那樣的融洽無間。

桂林大公報是抗戰中期比較最滿人意的一張讀物，嶄新進步的作風，敢說敢言，是文化

城的支柱。更重要的是維繫着大東南半壁的人心。我覺着這個寶貴的收獲主要就是靠着徐氏自由民主的作風以及他個人熱情的吸引力。因為在他領導與維護之下，中層份子可以盡量發揮自己的能力。

我舉幾個記憶猶新的例子。

如火如茶的桂林報界向貪污宣戰運動，自始至終是由大公報的內外勤領導進行着的。中間有關方面千方百計地威脅與恫嚇，例如某當局會數度親臨大公報，指名抓人，但都經徐氏抵擋過去。他說寫那些文章的，就是他本人，如果要抓，就請抓他。

再如震動一時的子岡通訊，那都是些在重慶所不允許發表的，而每週寄到桂林來刊載。甚至渝館曾幾次關照不要登，但仍就改一改登了出來。

就由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能維護幹部，才能運用幹部，從而才得精誠團結把事業發揚光大起來。

## (六)

桂林陷落前的最後日子，也是大公報最偉大的時代，他的社論真是賽過幾師雄兵，他的副刊成爲真正人民的園地。但最後的時間終於來臨了，一部份中堅幹部雖會要求徐氏領導他們組織一個大公報戰地版，隨着國軍轉戰前綫，決不撤退，但徐氏礙於社命，無從答應。堅持到了最後的最後，終於忍痛放棄了這個辛苦經營三載的精神堡壘，全體員工徒步南行，參加了有名的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難。

等到逃到大後方之後，才知道沒有了桂林大公報，就沒有可看的報紙了！這是貴陽一家報紙所說的話。

再等到逃到了抗戰大本營的重慶之後，像是一場春夢裏驚了醒來，桂林時代成了記憶中的好日子，讓苦難的桂林人，在秋雨連綿的霧重慶，想念着，追思着。

那是個不能忘記的憂鬱的時日。大公報各處的人馬都退集到了這唯一剩下的最後據點——重慶館，人多粥少，於是不協調的老病大作，上中層之間的牆壁日益加厚，甚至上層之間也隔起許多夾板來。

在這許多的夾板之中，徐氏緘默起來。再聽不到他的笑聲，也再聽不到他的議論。

## (七)

「勝利」把他解放了，他奉社命飛回恢復大公報舊版。同時文匯報諸董亦集議恢復文匯。這樣，兩張報紙都需要他主持，他在晚間是兩處上班，但一人精力畢竟有限，所以文匯在復刊之初顯得沒精打采，這顆重來的彗星並沒有吸人的亮光。

於是等到王芸生氏來滬後，他就堅決辭掉了大公報，走出了他這廿年來的家園。對於徐氏脫離大公報，一時成爲上海新聞界的新聞，會有許多記者來訪問他，在「人物雜誌」上有這樣一篇訪問記，他說明他出走的原因：「大公報雖然我的家，但我不能作主，有妨礙到報紙立場的話我不能說，不說又於心不安，我主持文匯報，可以說我應說的話，成於我，毀

亦於我，可以心安，在抗戰期間爲了勝利第一，許多應說的話未能說，但是勝利以後，民主建國既然是大家所公認的，報紙應當反映民意，說話應當配合這個方向，沒有理由再使我們不自由發言，總不能說裹着腳就不向前走？

徐氏一旦以全部精力用在文匯，文匯這個彗星立刻光芒萬丈，銷數扶搖直上，在極短的時間內，牠的聲音響徹了全中國。在擴版之初，徐氏就確定了文匯的態度，他寫着：「一張真正的民間報紙，立場應該是獨立的，有一定的主張，勇於發表，明是非，辨黑白，決不是站在黨派中間，看風色，探行情，隨時伸縮說話的尺度，以鄉愿的姿態；多方討好，微倖圖存。」文匯有此基本的立場，而中堅幹部又都有這種共同的認識——即徐氏所說：「明黑白，辨是非，而對真理，有所愛，有所憎。」這就是促成文匯起來的最重要因素。

在這裏，我這想附帶說幾句評話。文匯之所以成名已如上述，但如果沒有經理嚴實禮氏驚人的魄力，這張報紙就不能產生。嚴和徐的關係，說句笑話，真可說有些一管飽遺風。抗戰數載，徐一人獨自在後方工作，留在淪濱的家庭，便一直由嚴照料着，柴米無缺，安渡過長長的黑暗的歲月，所以後來徐決心脫離大公報，而冒險與嚴合作，這也未嘗不是一個有力的因素。

(八)

然而這二度復活的文匯，仍然是短命的。牠夭折於抗戰時期，又夭折於建國時期。好像

命運註定牠就是一顆彗星，生命只是一閃的。文匯停刊後，徐氏曾去南京活動過一番，但終於決定不復刊了。在那時期，正言報主持人以友誼深厚，曾力邀徐氏加入該報，徐氏以這樣一句妙語作答：「我剛剛新喪，你就勸我改嫁，未免在人情上說不過。」頗有寄沉痛於幽默之概。

末了，我再抄一段徐氏對「人物雜誌」記者所談的話，以見其對目前中國新聞界的看法：

「目前新聞界發展到極可怕的時期：黑白顛倒。中國文人傳統的精神：春秋之筆，董狐之筆，貶褒極嚴，史家認爲真理所在，振筆直書，雖殺其父子兄弟，在所不顧。這種傳統精神是可貴的！中國之有近代報業不過百年歷史，雖然在內容上技術上還很落後，但近幾十年來，的確有不少仁人志士如孫中山，梁啟超，宋教仁，于右任，邵力子諸先生投身新聞界，奮如椽之筆，啓迪民智，開創革命先河。大公報李季先生曾經說過：平常待人和氣，遇有大事雖六親亦不認，決不袒護，決沒有不該說的話。這次抗戰，陷區報人很多與黨派沒有關係，然而都有奮鬥精神，誅伐醜類，雖死不辭，前仆後繼，大義凜然。勝利以後，報人或者由於生活壓迫，或者由於言論受制，失去了這種傳統精神。過去，有些報紙像駝鳥一樣，對有些事情避重就輕，但還沒有指鹿爲馬，顛倒黑白，可是，現在却發展到對於血淋淋的事實都加以抹殺，反口噬人；這對於下一代青年記者養成不顧真理，歌頌暴力不以爲耻，反以說謊爲當然。這影響太大了！新聞界的遭遇，的確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以做爲噤若寒蟬或顛倒黑白的理由！」

(八月十六日於北平)

(接二十頁)

「我還沒說完呢，」我說道：「我不願幹，可是我會幹的。我要試著配合着真實的事——但是如果我必須說謊時——得，我想我會說謊的。」傑克遜：「我希望你用不着說謊才好，」勞說：「我將記住這件事的。」

於是，勞向守衛室走去，我又剩下孤零零一個人了。留下了我一個人之後，我對自己和勞打在一件事感到很難過，但是我知道不論我自己將遭遇些什麼，我不會欺騙勞的，因此，這使我更加難過。我成了個說謊的人了。

我聽見有人從路那邊過來了。我非常地難受，我變得很惡劣，怨恨任何人，特別是我向他喊問的人。我不再害怕，因為現在我不理會會發生的是什麼事。我甚至不怕自己已被殺死了，因為要是我死了，就不怕扯謊了。我喊：「站住——那一個？」時，非常憤怒，幾乎把那個人嚇倒了。他馬上站住了。

「是雷明頓上校，」那人說，天，他真是上校。我叫我到這這來證明他自己的身份，他按吩咐辦了。一切辦完，他可以走的時候，上校瞞瞞我道說：「你不是大兵傑克遜嗎？」

「是的，長官。」

「好，我真高興，」他說。「在這車站中我從沒有見到有這樣好的喊口令工作過，明天早晨我得把這事告訴中隊司令官。祇要有像你這樣的青年守衛國家的口戶，我們的人民可以不必擔心他們的安全了。大兵傑克遜，我們的國家的光榮就在你們這樣的青年人的堅決，英勇的心上，不在那些病弱，無能的心，像那些——」

我不想太冒失，但是依我看來如果我像他那樣傳道的優異而英勇，我就該繼續執行我的任務，因此我說道：「晚安，長官。」然後又開始走動。

「大兵傑克遜，你是這車站中最好的軍人，明天早晨我要對你們的中隊司令官說這這件事的。」

「是，長官，」我說。

「你明天早晨要對誰說呢？」

「不對誰說，長官。」

「明天早晨你要向誰寫出關於我此刻的事呢？」

「不向誰寫出這件事，長官。」

「得，上校於是等待了一會兒。」

「大兵傑克遜，你是個優良軍人，」他說。「談安。」

(本節完)

# 傑克遜症軍記



W. 薩洛揚作  
張尚之譯

我們默默地一走了之。然後分說：「我打算跳出陸軍去。我知道自己不能辦到這事。可是我需要一點小小的幫助，我請你幫助我。」

「我不能這樣，勞。」我說。「像這樣的事，他們可以把我兩個全弄走的。」

「別以為我不替你安排，」勞說。「我安排了的。」

「我不幹，」我說。「也許在陸軍中我是個傻瓜，我究竟是在行伍裏的。我能做任何不適當的事。」

「假使這與不是不適當的呢？」

「還是正當的，」我說。「我知道它是不正當的。」

「得，」勞說。「我就這有一點點不正當吧，你以為它在陸軍中，在政府裏，在全國中的事情全夠得上水準嗎？我有着一位我心愛的妻子，她是我的妻子，待在家裏成天地哭着，我有三個心愛的小孩子。」

我已四十了。我還有個傢伙討厭我，因此他把我弄到陸軍裏來。他發見我存着一點小小孩子，他說那孩子是夠使我家人們過上五年。因此他和其他傢伙們坐在一處，決定要我把弄來。他們決定整我進陸軍來作為一種懲罰。他以為全屬在戰爭中，大家部很興奮，成千萬的人加入了陸軍，因此為什麼我不能去呢。我就像小偷被關進牢房似地被送進到陸軍裏來了。是的，我貧過一些便宜，可是我一生從

沒有偷過別人一個子兒。我償清了自己的債。我愛我的妻子，而且我撫養了我的孩子。」

「你加入陸軍以前做的什麼事呢？」

「什麼事都做一點兒，」勞說。「我在舊金山太平洋街上開一家酒吧間。我在後向一間屋子裏弄一點賭錢的玩意兒。」

我想我該討厭這樣的人——和我在一起走着。儘談關於他自己的事：先是他的老婆和孩子們，再就是這許多別的東西。但是我想我的放慢了脚步，是因為我並不討厭。也許是因為我知道他並沒有對我說謊。也許是因為他對我說了他的一切，我不得不欽仰這樣誠懇的人。我以為如每個人都說實話，不論是誰，不論他做了些什麼，要是誰都是那麼直的話，世界一定好得多，而這也許是我為什麼不討厭他的道理。不過，我也提提不定是不是真是如此。也許我不討厭他是因為我自然地走開了。

「好，你要我帶什麼呢？」我說。

「照規定我四點鐘該再到此地來接守衛班的。」

「對。」

「那麼，我那時不會在守衛室裏，也不會被這兒的。」

「你在那兒呢？」

「我會失蹤的，」勞說。「他們要過上兩三天才找到我。我不會記得什麼東西的。這兒是軍費的東西。明天早晨你帶他去吧。」

「你上那兒去，你在那兒的呢？」

「你聽見那些樹林子嗎？」

「聽見了。」

「得，在未來的兩天兩夜中，我會在樹林子裏的。」

「你帶着什麼吃的沒有呢？」

「我，要什麼吃的。一個人因為思念他的妻和家而失去了他的記憶，照理是不會隨着帶着吃的東西的。要是有人問你和我談過沒有，你就說沒有了。這是實話。要是他們問我是，是上了軍車到守衛室去了，你說沒有。這也是實話。問你看見我向守衛室去嗎？就說看見的。你馬上就要跟着我走向守衛室去的。所以，這也將成為實話的。」

勞等了一會兒，然後說道：「你願意這樣做嗎？」

「要是我對你說我願意這樣做，那我就是一個誠實者，因為我不想這樣做。我有生以來從沒幹過這樣不正當的事。我想即使我要說謊，我也不能說出一個實話的。我很誠實。要是有人對我說謊，我連胃口都會覺得不舒服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回守衛室去了，」勞說道。「我們曾聽這些事的，我知道你的情緒。我是個不拘格的天主教徒，可是我還沒有不夠格到不知道尊敬一位老實誠懇的人的地步。」

(下轉第二十九頁)

# 在飢餓與苦悶的深淵裏

陳小文



學潮以披山倒海的氣勢，衝擊到這塊粉亂而醜惡的土地上來，幾經澎湃飛騰，波洶浪折，終於悄悄退掉

了，留下了無限的荒涼與寂寞。然而這表面上的平靜並沒有足夠使我們樂觀的理由，睜眼觀察那個四五個月前造成學潮的主因，如今非但沒有消滅或好轉，抑且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過去的餘孽未盡，將來的危機已伏，瞻前顧後，左思右想，實在不能不替時局的前途，抱着無窮的隱憂！

我們沒有忘記此次學潮中的一句「反飢餓」的口號，和「要吃飯」的呼籲。對於當政者，那是一串危機四伏，緊急無比的警鐘！饑餓的飢腸迫使一般人忘却廉恥和法律，本能的要求激發了他潛在的力量，肚子問題才是一切變亂和禍患的泉源！

中國人過去一向是靠天吃飯，所以「風調雨順」變成了「國泰民安」的先決條件。有飯吃時相安無事，天災來時騷亂頻仍。攀權附勢者為吃飯，匠心泣血者為吃飯，引車賣漿為吃飯，流落江

湖者為吃飯，挺而走險者也是為了吃飯，乃有「天下無如吃飯難」之嘆！飯難難得，仍不能不吃，到了絞盡心血，用窮勞力，還沒有白米下肚之日，便是大動亂勃起之時！饑餓的火能能夠使百萬雄師，全然解甲，能夠使十世王朝，毀於一旦。法國的大革命，到底是為了什麼？盧騷嗎？伏泰爾嗎？不是。而是為了麵包。俄國的十月革命又為了什麼？馬克思嗎？列寧嗎？不盡然。主要的還是發動於難當的饑餓。歷史的教訓是足夠發人猛省的，不幸，我們今天所遭遇的又是一個天大的吃飯問題。

我無意於危言聳聽，然而赤裸裸的事實，教我不能盡心諱言。我們今日的問題已超過了富貧的問題，多與真的問題。好與壞的問題，而達到生與死，存與亡的關頭。為爭取生存是不擇手段的，是不服從於理智的，因為求生才是最理智的行為。我們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生產萎縮，工礦停頓，社會紛亂，人心不安。政治無能，道德式微，至今還在循着一定的軌道，作着惡性的循環，前程艱險，不堪設想。然而，請問政府到底提出了什麼有效的辦法沒有？絲琴騷亂，千頭萬緒，最根本的辦法當然是政治安定。無奈國共間的和平已陷山窮水盡的絕路，那末我們不得已而求

其次的經濟安定了。雖然，政治問題是一切問題的基礎，二大政黨不相安，軍事行動不停止，經濟情形是無法徹底改善的，但也不是絕對無望，可惜我現在還看不出有一線希望的陽光，反映在眼前的是死亡，殺戮，自殺，疾病，犯罪率的增高，貪污，搶劫，黑市，毆鬥等事件，是一片嚴重的社會病態。財政經濟的計劃，整個辦法是沒有的，有的只是點點滴滴的滋潤，枝枝節節的應付，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金鈔作怪，游資泛濫，物價猛漲，幣值狂跌時，來一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當學潮激漲，人心如焚時，又來一套「臨時維持社會秩序辦法」。我並非說這些方案和辦法沒有必要性，只是說它不過像一塊貼住瘡口的膏藥，止了遺漏流血，難防那面發膿，沒有指出病源，對症下藥，病因未消，病象難除，所以我前面說過對於學潮表面上的平靜難表樂觀，就是基於這種理由。今日大多數的公教人員與一般大眾，已至如某立法委員所說：「活不得，病不得，生不得，死不得！」

我們廣大農村里的農民，無日不像「三民主義」中的火雞，圍來圍剿，共來清算，白晝徵糧，夜牛拉了，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或曰不盡然，幾個通都大邑如南京上海者不是人人如織，仕女如雲，衣服華貴，享用豐美，馳名淫佚，一擲千萬嗎？是的，他們正是黑暗時代中的幸福兒，游泳在逆流中的金魚。他們吮吸着人民的血液，滿肚子都是他的脂肪。惟其如此，更顯得黑暗，更覺得嗜嘔。「不患寡而患不均」，今日不均的程度已達空前未有之境地，多數勞力者胼手胝足嗟歎終年之所得，還不如某富家一分鐘內利息的收入，用十八層地獄來形容二者苦樂的懸殊顯然是夠的，不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都是這最底層的衆。取諸豪門資本，動用外債，凍結投資游資，徵收巨額財稅，似乎在每次國民會議或「人民代表」的集會，都會有決議。言之鑿鑿，奈墨澤未乾，記憶已淡，其不能乎？抑不為乎？如是，高踞在財富的金字塔的頂端的少數人，大可戰戰兢兢，縱酒狂歡！而掙扎呼號於饑寒線上的大部份人却日益靠近了死亡。然而他們是否會甘心地倒下去？不，求生是人類的基本能，他們必發生無比的暴力，這暴力在歷史上曾掀過了若干次的高潮，如今也成了我們不能不顧慮的危機，悲慘萬狀，不堪設想！

可是，時至今日我們仍沒有看出絲毫的希望，政府所着手的仍是局部的，

